

# 性的故事



## 序

在這個時代，將浪漫派的作品介紹與中國，似乎有將作者，作品，及介紹的原意等簡單地爲讀者們說明的必要。

缺少一切文獻的中國，在建設文化上常是感覺着許多的不便。從前在一個學校中曾作過一次法國文學史的講授，當時每提起某一部有名的作品時，學生必定要問有中國文的翻譯否；所以教者既難於講議的進行，學生亦感覺得益的鮮少。這樣的困難，可說是中國普通的現象，這部書的翻譯，原意亦即

在作為這種困難的匡救。

對於某部文獻的介紹，並不是即教讀者去學這部文獻。

這部書的原名為“亞達娜”(Atala)，作者沙陀·布里昂(Chateaubriend)是法國浪漫派的鼻祖，生於法國的(Bretagne)州；父親是一個嚴格的貴族，母親則是一個敬虔的宗教信徒。沙陀·布里昂一面生於這樣的苛酷的家庭，一面復受着盧梭(J. J. Rousseau)的反還自然的影響，遂對於自由，對於寂寥的無人的曠野發生出一種猛烈的渴望。但其後受了家庭的嚴命，卒為一陸軍少尉，因彼係出身貴族，故能得出入於新庭；不幸於一七九〇年即革命爆發，階級廢止，彼遂不得不停止官職而另開一條新路。沙陀·布里昂的這條新路，即想發現西北的航路而渡到亞美利加的冒險的計劃。他這種新闢航路的事業

雖未成功，而他的從來欲與原始的大自然相視的觀念，却因此而達到了。這部小說亞達娜的材料，即是在北美的西印度土人間得來的。所以在小說內面特別含着三種異國的特異的芳香，而其戀愛的描寫，亦包含着三種野生的猛烈的情調。

這部小說出後，沙陀布里昂即一躍而為第一流的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容儀服飾，即為萬人所傾倒，既有木板畫為之刻印出來，而各地之旅館飯店，亦競為陳列主人公的彫刻。亞達娜不特受着一般人的歡迎，即全文壇的作風亦因之而變。

這無疑地是浪漫派的最初的一部作品，它在文學史上是含有極大的意義的。所以它雖在我的箱內擱置了許多時間，我仍然決意把它拿來出版。李蘭君在炎熱中把“爾勒”一部為我譯出，在此應得要感謝她的。

最後說一句，對於某部文獻的介紹，並不是  
讀者去學這部文獻。

沈起予

於上海。

## 序 曲

從前法蘭西，在北亞美利加中有一個廣袤的領土。這個領土一直由拉布拉多(Labrador)展延到佛羅里得(Florida)，由大西洋海岸擴充到遠隔北加拿大底湖澤。

在此，有四條大河，發源於同一山脈，而區分了這個廣大的地域：東流於同名的海灣者曰聖羅倫(Saint-Laurent)河；運其河水於不可知的海中者曰西河；者曰由南至北以奔入黑德孫灣(la Baie, Hudson)者曰布爾遜河(le Fleuve Bourbon)，更由



北而南以注入於墨西哥灣者曰墨斜斯北河 (Meschacebe ')

最後的墨斜斯北河，橫亘數千里，其所貫流者為北美居民稱為新樂園 (Nothuel' Eden)，而法國人復給與一個「路易汎央Loisiane」的優婉名稱的美麗地帶。由墨斜斯北河的其他的無數分流，如密疏里 (Ie Missouri)，伊黎諾依斯 (I'blinois)，阿康沙 (I' Akansa)，窩海窩 (I' Ohio)，瓦巴夕 (Ie Wabache)，特勒斯 (Ie Tenase) 等，用着它們底河泥來肥沃這個土地，它們每次的汎濫，復使此地益加豐饒了。當冬季豪雨，各河汎濫，暴風吹掃了一面的森林過後，拔了根的樹木，都橫集於各處底溪澗中。這些樹木，不久即被沙泥湮沒，或被蔓草攀繫，新的植物即下其根於周圍各帶，以堅繫着此深林之破片。但一遇着洪大的波濤時，它們又被

搬運到墨斜斯北河中，墨斜斯北河承受着後，復推送到墨西哥灣內。它們終於漂浮到了砂洲上，因此亦增加了河口底數目。墨斜斯北河經流連山一帶時，時時高發出怒聲，而氾漲其波濤於廊柱形的森林間及金字塔形的西印度人墳墓的周圍；這恰像這個荒野中底來爾 (Lo nil) 河一樣。

但是大自然的眺望中，常有纖優的容姿，含雜在此雄偉的壯觀內：在河的中流，向海面推流着椈，檜等樹的枝幹，但在水津的兩側，人們又可以見着貝殼花與勒呂花 (N<sup>o</sup> enufors) 等如浮島一般的飄浮着。勒呂花的黃色花瓣，復如微小的幡旒，伸出空際。綠蛇青鶯，紅鶴小鱉等，搭乘着這些花舟而過，這個植民地，鼓脹其金色的帆幃，這樣的睡眠着，飄到河的沱灣去。

墨斜斯北河底兩岸，呈出極珍奇的眺望。西邊



宜着窮目的草原；綠色的波線，遠連着碧色的穹蒼，在那裏互相融合了一樣：在這些無際的牧原中，人們可以見着有三四千頭的野牛，無目的的遊牧着，有時更有年老的水牛，切浪遊來，而棲息於墨斜斯北河底島嶼底草叢中。從它那兩個新月形的犄角的額腦，及其那陳古而染泥的鬚鬚看來，你或者以爲是一個河神在滿足的觀望它的波洋之浩蕩，兩岸之陰野一樣。

西岸的風光是這樣；但東岸則適相返而與此呈一驚奇的對照。或俯臨於川流，或叢生於岩山，或散布於溪谷之各種姿態，各種顏色及各種薰香的樹木，互相參差叢長，而高伸其枝梢於不可目及的空際。野生的葡萄及蔓蓆 (Bignonia) 葫蘆 (Co lo-  
quinte) 等交纏在這些樹腳下而復或攀登於小枝，或圍繞於幹端；或由楓樹而延伸於鬱金香，再由鬱金香而繞達於盧檜樹，以形成無數的綠垣，無數的

穹窿及無數的洞窟。時有絞繞樹間的蔓草，伸其肢腕於河上，而架成幾許的花橋。從這樣的林叢中，獨有木蓮樹，不動的，挺立着它的繖果。高戴着白大的花朵的此樹，支配着整個的森林，除了近傍的輕搖着綠扇的椰樹而外，再沒有能匹敵於它的了。

創造者在這些森寥的地方，安置了無數的動物，以添給些美觀及生氣：林道的遠處，人們可以見着被葡萄汁爛醉的熊羣，在榆樹下的蹣跚；湖水中則有馴鹿浴水，叢葉內則有黑的栗鼠跳梁。燕雀大的馴鳩，飛降到莓果染紅了的草原上；紅頭的綠鸚，黃色的啄木鳥以及炎色的鶯雀等，復迴翔的攀飛上柏樹的梢頭。蜂鳥在佛羅里得（Florida）的素馨之上耀翼；捕鳥蛇懸掛在森林的穹窿上，如蔓草般的動搖，而振發出它的舌音。

如說西岸底一切都是靜寂與沉默，則此岸適完

全相反而盈着活氣與囁音：有啄極樹的鳥嘴的聲響，有獸行的足音及其嚙碎果實的齒聲。更有水波的潺盪，微弱的嘆息，以及鈍重的啼鳴，輕柔的叫聲等，充滿了這個荒寥的境地以纖優而復粗野的調和。但一有和風來鼓動着這個荒寥，搖舞着動盪的物體，混和着這些白色，碧色，綠色及薔薇色的蓬簇，浴着一切的色彩，匯聚所有的聲響時，從樹林的深處所發出來的這樣的聲音，經過目前的這樣的物狀，絕不是能述及於毫未經過這種大自然的原始鄉的人的。

自從教父馬格特 (Le Pere Marquette) 及不幸的拉薩爾 (La Salle) 發現了墨斜斯北後，移住於畢羅客西 (Biloxi) 及新阿列洋 (Nouvelle Orleans) 等地的最初的法國人，與在此地占有非常勢力的印度族底納其 (Natchez) 人締下了聯盟；從此以後，

善於優待來人的這個地方，遂增加了鬥爭及血濺的紛擾了。在一些野蠻人的中間，有一個名斜克塔（Chactas）的老人，以其年長而有慧智，且長於世道的原故，竟成爲此部落的酋長而得了極好的人望。他也與其他的人一樣，有了他的不幸纔購得了他的善德的不特這個新世界的森林給了他許多的不幸，即在法蘭西的地界上，他亦曾伴着他的悲運的。在馬賽時曾受了殘酷的不正的懲役，待恢復了自由後，竟得謁見了路易十四世，而與當代的名士交遊，列席維爾賽宮庭的宴會，觀賞拉辛（Racine）的悲劇，臨座博須（Bossuet）的葬式的演說：總而言之，這個野蠻人得見了極端華麗的社會過的。

斜克塔回到本國的地方後，曾經營了幾年的安息生活。但是這個幸福，上天亦是用高價賣給他的：因爲他那時已經是一個盲目了。常有一個青年少女

伴着他到墨斜斯北河畔的丘陵去，有如昂蒂果（Antigone）在西得壘（Citheron）上引導着葉迭樸（Oedipe）的步武，或如瑪爾維拿（Malvina）在慕爾戎的岩石傍邊牽索着阿西昂（Ossian）一樣。

斜克塔雖然受了法蘭西的無數的虐待，但他仍然是愛護它的。他一想起他曾作過食客的胡勒龍（Fenelon），他即願能對於這個德厚者的同國人有一些效勞。在此，適當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在一七二五年，有一位名爾勒（Rene）的青年，受情熱及不幸的推動，到了這個路易汜央的地方。他由墨斜斯北河一直遡航到了納其（Nachez），而要求參加於這個部落的戰士隊中。斜克塔訊問了這位青年，知道他有不可動移的決心。於是他遂把他作為養子，而使與一西印度少女名瑟呂塔（Celuta）者結婚。待這個婚禮告完不久，野蠻人們即從事準備海狸的

狩獵了。

斜克塔雖係盲目，但因為印度部落對於他的尊仰的原故，竟被長老 (Sachems) 們議定為這個遠征的指導者。祈禱與斷食開始；魔術師占着夢卦；人們供養着煙草 (Petun)；燒着麋舌製的繩火；視其在火焰中爆響否，以測驗神意之所在。待野蠻人們食了祭贊的犬肉過後，遂告出發，爾勒也參加在軍隊中的。

得着逆流的幫助，小舟由墨斜斯北河溯行到了窩海窩河。時值秋天，肯達基 (Kentucky) 的壯麗的地方，在這個青年法人的驚異的目前展開去。在一個月光的晚上，所有的納其人都在小舟中沉睡著。這個西印度人的艦隊，擎着獸皮的帆幟，在微風中的前進，此時僅與 斜克塔 兩人猶未睡去的 爾勒，遂要求他告訴他所經過的故事。老人欣然地回

了意，兩人遂並坐在小舟的船尾上開始談着以後的  
話來。

## 獵人之羣

親愛的孩兒嚟，不是一個希奇的運命在聯締了我們麼！你是一個自願成了野蠻人的文明人；我這個野蠻人呢，上帝（雖不知是什麼思意，）却又願把我歸化爲文明。

我們從兩個相反的極端，同時踏進了人生的道路，你站上了我的居位，我亦盤坐着你的几席：所以我們對於幾多的事物，都應有全不相同的見解。我們這樣位置的交換的誰得誰失，祇有神們纔能知道；因爲全人類的智慧的集合，尙敵不過最愚頑的。



鬼神的聰明。

母親在墨斜斯北河的河畔生我過後，到了下次的花月（五月即春天意），已經是七十三次的雪（每年降雪一次，即七十三歲意）了。生後不久，即有西班牙人棲息於彭沙可拉（Pensacola）海灣，但當時尚沒有一個白人居住在路易汜央。我剛要數到十七次的落葉時，即隨從我的父親——戰士奧塔利西（Le Guerrier Outalissi）——去征伐佛羅里得的大族孟梭谷爾機（Muscogulge）。我們聯合着同盟的西班牙人前進，戰爭在毛必來河的支流上面開始了。但亞來斯庫衣（Areskoui “即戰神”）與瑪尼討斯們（Manitous “北美野蠻人間所信仰的神”）都不垂惠於我，敵勝父死，我亦因為救護父親的原故，而受了兩次的重傷。啊！那時我為何不會一道死去呢！那末，我或者可以把這個世上等着我的一

切的不幸免丟了。但神祇們却司了別的命令：我竟被敗軍們搬運到聖阿軍斯坦 (Saint-Augustin) 去了。

在這個西班牙人新建的都市時，幾乎被遣送到墨西哥的鑛山去了。但幸得那時有一個，卡斯蒂里亞 (Casti llan) 生的，名羅伯池 (Lopez) 的老人，同情於我的童年及我的率直，纔把我隱藏着，且介紹給與他同棲而未結婚的一個姊妹。

他們兩個都重情的愛憐我。他們給我百端的看護，而且使我可以得隨從先生學習一切。但在聖阿軍斯坦住了三十個月以後，我對於都市的生活，就發生了極端的厭惡，身體的羸瘦，亦漸次的可以目視了。我常攸久的鶴立，悵望着遠處森林的巔梢，我又常席坐在河畔，悽悲地凝睇着水流。我常徘徊在這水波所經過的山林，我的心靈亦完全馳騁在荒

燕的山郊。

因為再也抑壓不住我的還鄉的思念的原故，我在一個早晨，竟換上了我的野蠻人的服裝，一手持着我底弓箭，一手提着歐洲的衣服，到羅伯池面前去湧着淚波地，倒拜在他的腳下，而將歐服還給與這位恩人了。我自嘲自罵的，自喚爲忘恩者；但我終於向他說了：“啊，父親！你是見着的，如果我不回復到西印度人的生活去，我是定會死去的。”

羅伯池聽後，極端的驚異而欲翻悔我的計劃。他向我說明我將重陷於孟梭谷爾機人的毒手而爲我詳述我所將冒之危險。但及他見着我的決意之堅決時，纔滿頰滲淚的把我抱在他的腕內說：“那末，再過你的無拘束的生活去罷，自然的人兒，我是毫不願搏剝你這種自由的。如果我是更年輕一些，我也可以伴你到那荒寥的地方——在那裏我亦有可懷

念的回憶——而把你交給到你母親的懷腕去的。回到山林過後，請時時的回憶着這個款待你的老西班牙人，而且常想起你接觸着人心的第一次經驗以愛你的同胞罷。這個經驗想是極能使你對人類發生愛的”。羅伯池說完過後，向着基督教的神——這是我所不信仰的——作了個祈禱，我們就含淚的分別了。

負恩的讎罰，果然不會落後，道路的不熟習，竟使我迷途於森林中，恰如羅伯池的豫言，我被孟梭谷爾機人及西米諾爾人的一隊逮捕着了。因為我的服裝及頭上所飾的毛羽的原故，馬上認出我是納其人來，又因為我的年幼的關係，他們便輕微地把我鎖練起來了。待隊長西馬岡 (Simaghan) 問我的姓名時，我告訴他說：“我就是搏過千百個孟梭谷爾機的戰士的頭皮者密斯谷 (Miseou) 之子奧塔利西所生的兒子斜克塔”。於是西馬岡說：“密斯谷之

子奧塔利西底兒子斜克達，請你高興些罷：你可以到我們的大本營去受火刑啦”，但我回答一句：“那自然是好的”，過後我就唱起我的臨死之歌來了。

我雖然是被俘虜着的，但在最初的時候，我亦不得不嘆羨我的敵人。孟梭谷爾機人，尤其是他的同盟西米諾爾人的生活，都表示出愜暢，情愛，滿足，他們的步武極其輕快，他們的交際亦坦然平靜的。他們多言善辯，但其語音則輕易而調和。長老們（Sachems）的這種純樸的歡暢，亦不會被他們的年齡奪去：他們像林中的老鳥一般，把已陳腐的曲歌，融和在他們後裔的新奇的節奏中歡唱。

隨從在軍中的婦女，因我年弱的原故，都向我表着優柔的憐愛，及純美的好奇心。她們問及我的母親，及我的童孩時的事；她們願意知道我的苔草作的搖籃，曾否懸掛在楓樹的花枝上，委婉的和風，

曾否在小鳥巢邊盪搖過我。其次她們更時時問及我的心中的狀態：問我曾否在夢中見過雪白的牝鹿，幽谷間的木樹，曾勸告過我戀愛否等。我率直的回答了這些母親們，姑娘們，奶奶們，我向她們說：

“妳們都是白日的神寵，所以晚夜都如白露一般的愛惜妳們。人們都從妳們的胎內出來，在妳們的胸懷上休息，而吻接妳們的口唇。妳們知道的話語，都似魔術一樣，任憑怎樣的苦痛，都能被它溫和。這就是生我的人告訴我的，啊，但她恐將不能再見及我了！她又告訴我過，說是世間的處女，恰似人在孤寂的地方所見着的奇異的鮮花。

我這些頌讚的話，竟得了婦女們極端的喜悅：她們餽送我堆山似的各種禮物；胡桃汁，楓蜜糖，玉蜀黍糕，熊肘等都給與我，更給海狸皮及貝殼等與我裝飾，給苔草等與我睡眠，她們合我歌唱，伴

我笑言，她們一想起我是將被焚燒的身體時，她們更哀婉的流淚。

正是盞梭谷爾機人在森林傍邊，紮下營幕的晚上，我同看守我的人坐在焚火傍邊的時候，我突然聽着草上有一種裙衣拖擦的聲音；一個面上半圍繞着絲巾的女子，來在我的傍邊坐着了。她的睫毛上滾着淚珠，在火焰的光中可以見得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在她的胸面上閃着；她有端勻的美麗，在顏面上可以見得出一種不可抑制的誘惑的裝飾與情熱，而更參以莫可名狀的優柔。眼上呼吸着極端的情感，及深恨的憂鬱。那邊的微笑，更覺得是明亮可掬的一樣。我想這定是爲使俘虜能恍惚就死的所送來的安慰末日的處女，在這種確信中，我帶着一種不安，但並不是憑受火刑而來的，顫聲向她說：“姑娘妳是值得初戀的人，而不是爲作最末之戀的。對手的將

停止動作的心臟。難於調應他心臟的鼓跳將死的人，又怎能與生者融洽。姑娘妳會使我留戀此間了，我願有一個更幸福的人兒來與你作蔓藤與楓樹般的長久的擁抱。

於是少女回答我說：

“我並不是懋安末日的處女呢。你是基督教信徒麼？”

我說我並沒有背叛我家中的鬼神。但她聽着這話後，不覺身動了一下，再向我說：

“我悲憫你那樣的一個迷信者呢。我的母親使我作了基督教徒；我的名是叫做亞達娜，就是這一營戰士的頭目，帶着金環的西馬岡底女兒。我們是回阿巴拉昔克拉（Opalachucla）的，在那裏你是要受火刑的呢”。

亞達娜這樣說着就起身走了。



斜克塔說到此地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過去的回憶，蓬簇在他的心頭；失明的眼中的淚泉，汩流在萎瘦了的頰上；這樣的兩股淚流，滴到大地的深夜去，彷彿是與岩石間湧出來的流水，在指摘出它的所在一樣。

但斜克塔又繼續着說，

啊，我底孩兒！你知道了我並不是有被稱呼着的那樣的聰明了嗎！噫！我親愛的孩兒啊，人的眼目雖已不能看見，但他仍然是能夠哭的呢！——像這樣的荏苒了幾天；長老底女兒，每晚都來伴着我講話，睡眠離開了我的眼簾，亞達娜像我的祖先之墳墓的回憶一樣，緊留在我的心頭了。

出發後的十七日，在一個蟬嘶出水的時分，我們到了亞拉昔亞（Alachua）的大曠野了。此處四圍皆重疊的山岡，一直漸達雲表。山林上皆叢生着

椰子，檸檬，木蓮，檳榔等。隊長大聲的呼着已到，軍隊們即在山麓下紮營了。我被牽引到鄰近的一個池畔去，這種池是在佛羅里得很有名的。到了池傍後，他們把我縛在一株樹上；一個戰兵，不耐煩的看守着我，這樣的還不曾經過一嚮，亞達娜即在池邊的白檀樹下出現了。

“獵人，你如果想去追逐麋鹿，我可以來看守這個俘虜”。

她向着這位孟梭谷爾機人這樣說了，這位戰兵得着了隊長底女兒的話語，即雀躍的從山丘上跑下平野去了。

啊，人心是如何的一個奇異的矛盾啊！那樣的願意在他愛如太陽的人前吐露密語的我，現在祇有沈默着，癡亂着，想着與其是僅與亞達娜兩人獨在，反不若投身給池內的鱷魚還好。這個荒野的女郎，

也與她的俘虜同樣的惑亂；我們都守持着深深的沉默，好似愛神把我們的話語奪去了一樣。到末後亞達娜纔勉強的說：

“戰士啊，縛繩極其鬆緩的，你是很可以逃走的”。

這幾句話竟引起了我說話的勇氣；我回答說：

“縛繩很鬆緩麼，啊，姑娘……！”

但我不能完結下去了。亞達娜沉默了一晌，再說道：

“你逃去罷！”

以後她即從樹體上把我解放下來了。我拿着繩條再放到這個奇異的姑娘的手中，強使她的美麗的指頭把這個繩鍊捏着。

“再綁着罷！再綁着罷！”

亞達娜見着我這樣，即用一種感動的聲音說：

“你瘋了呢。可憐的！你不知道你要被燒死麼？要怎樣纔好呢？你不細想我是那個兇惡的長老的女兒麼？”

我含淚回說道：

“我也曾偎裏在海狸的皮毛裏，受着母親的懷抱過。我底父親也曾有美麗的天幕，他底馴鹿，飲過許多溪河的流水。但現在我呢，竟無家可歸，倘我就死去，用草符屍以蔽蠅的朋友都沒有，誰也不會同情這個他鄉不幸的死骸了”。

我這幾句話竟觸動了亞達娜的心胸，她的淚珠滴墜到下面清泉去了。我再熱忱的說：

“啊，假使妳的胸與我一樣的同感着，那是如何的好啊！曠原不是自由的麼？森林不是有許多僻地給我們藏蔽的麼？山林兒爲着幸福的生活，畢竟是需要那樣多的物質的麼？啊，比婚禮後的初夢還

美麗的姑娘啊！啊，我可愛的好人！大胆的隨着我的步武逃去罷”。

我這樣說後，亞達娜用很柔和的聲音回答說：

“我的年輕的朋友，你學過白人的語言：欺騙一個印度女子是很容易的呢”。

“甚麼呢”！我歡叫的說。“妳稱我是妳的年輕的朋友麼！啊！如果一個可憐的奴隸……”

“是的呢”！她一面偎近我的胸懷，一面這樣的說。“一個可憐的奴隸……”。但我熱忱的搶着她的話說：

“那麼，請允許我一個接吻，來保證妳的愛情罷！”

亞達娜承受了我的要求。恰如小鹿用它的纖柔的舌尖在山谷的絕壁上舐取紅色的蔓花一樣，我懸吻着我的愛人的紅唇了。

噫！親愛的孩兒啊，苦痛是馬上接觸着歡樂的。誰知亞達娜把愛情的保證與我的瞬間，也就是她破壞的希望的時候呢？“好仔虜，我愚蠢地允許了你的要求，但是這種情熱將要把我引到那裏去呢？我的信仰是永遠的隔離着我們的……啊，母親！妳究竟是做的甚麼一回事啊……？”白髮的斜克塔，長老底女兒向着你說了這一段話時，你是怎樣的驚異啊！

亞達娜突然的沉下去，把將要洩出來的深遠的祕密再嚥吞下去了。她的話語完全使我絕望了。但我大聲的說：

“好！妳如果那樣的殘酷，我亦不讓妳，我不走了。那麼，你可以見着我受火刑，可以聽着我的膚肉在火炎中的側嚮了。那麼，你可以高興了嗎”。亞達娜雙手捏着我的手說：

“不幸的年輕的迷信者喲，我真覺得你太可憐了呢！我內心的痛泣你還不知道麼？我不能同你逃跑，是如何的傷痛的事啊！啊，亞達娜！你這母親底不幸的胎兒！你爲什麼不去作池內的鱷魚底餌食啊！”

正在此時，日落將近，鱷魚亦發出極恐怖的叫聲。亞達娜說：“我們離開這樣的地方罷。”於是我帶着西馬岡底女兒沿着山麓脚下前去了。山麓的岬角，遠遠地伸入草原中，形成了許多綠色的港灣，曠野之中，亦現出十分的靜穆與森威的景像來。不知何處的鶴鳥，立在巢內高叫，祇聽着森林中回響着鶴鳥的單愁的啼聲，及鸚鵡的喧叫，野牛的嗚吼，以及西米諾爾人的馬的嘶聲。

我們的散步，幾乎完全是沉默的。我靠着亞達娜進前，她呢，還提着我強放在她手中的繩端。我

們有時傾倒的痛哭，我們有時又勉試的微笑。時而仰望穹蒼，時而瞻視下地；傾耳聽着鳥鳴，或舉手指顧日落。我們時時地輕微地握着兩手，我們的胸襟，陣陣地動悸，又陣陣地靜洗。我不止地溫和地叫着亞達娜，她亦時時地柔軟地喚我斜克塔……啊，兩個戀人的最初逍遙！這是一個如何的深刻的記憶啊！經過這多滄桑的變幻，它還感刺着年老的斜克塔底的心胸！

情熱之熱烈的誘動，是如何的不可解的一回事啊！我曾拋棄了那賢惠的羅伯池，為返到自然的生活；我曾冒着一切的危險：啊，但一受了女子的一瞥，我的執着，我的決心，我的思想都完全變更了！忘去了我底家鄉，我底慈母，我底住家及等待着我的可怕的死刑，與亞達娜無關的事，一切都與我無關了。沒有力量把我回復到男子的理性，我完全復



墜到孩童的境地了。緊迫着的不幸，無能力的毫無所事地去作脫釋的事業，睡眠及飲食的鎖事都幾乎需要他人來作了。

所以我們在草原中彷徨過後，亞達娜跪在我的足下再哀懇我的逃走時，亦是徒然了。我竟向他主張說如果她不再把我綁在樹腳時，我要單獨的回轉軍營中去了。後來她不得不滿足我的要求，一方想着待後日再來說服我。

決定了我一生的運命的這個次日，軍隊到了離西米諾爾底都城卡斯可維拉 (Cuscowilla) 不遠的山谷了。聯合於孟梭谷爾機人的這些印度人，是與庫來喀人 (Creeks) 形成聯邦的。這個棕欄國的女兒，至午夜時又來到我處，把我引到一個廣大的樅樹林中去，重提起我逃走的哀求。但我並不同答一句，祇捏着她底雙手；強着這個怯異的牝鹿，到林

中去徘徊了。

晚景是異常的綺美，風神吹繞着她底帶松香的青髮，我們呼吸着睡伏在河水的塔瑪蘭 (Tamarins) 下面的鱈魚所放出來的琥珀的溫香。月亮在無垢的碧空上面照耀，它真珠色的灰光，泛流在盪漾的樹林梢頭。週遭聽不出任何的聲響，祇有不可解的遠處的諧音 (Harmonie)，在叢林的深處漾流：啊，我們可以說這是寂寥之精靈，嘆息在廣袤的曠野之中。

此時透過樹林の間隙，我們不意的見着了一個青年的姿影，他手上提着一簇燈光，像要再給自然以生氣而奔走於森林中之春神一樣，這是一位鍾情的少年，他站在他的戀人的屋邊，聽候他自身的運命。

如果少女吹熄了他手中的燈光，這就是她已經

接受了她的心願；如果她用披衫擁蔽着身體而不熄滅他的燈光，這就是她拒絕了一位丈夫。

這位戰士的青年，溜到了樹蔭內面，輕微的唱出以後的歌聲。

旭日東方照曉，我將馳上山頂，  
在那林叢的深處，去尋我孤寂的愛人。

在她的頸項旁邊，我把貝殼的璨珠繫上，赤  
的三顆作我的情愛，紫的三顆示我的心憂，  
還有那青色的三顆呀，讓它說明我的心頭。

蜜娜的雙眼似黃鼬，蜜娜的髮浪似稻波，  
蜜娜的兩脣，似嵌有真珠的薇薔色的貝殼，  
蜜娜的兩個乳頭啊，好似雙胎的白鹿一樣。

亞娜啊，我願妳熄滅我的燈火！  
我願你的嫩唇，給我歡樂的夜陰！  
我將使妳懷孕，族人的後裔，  
將吮吸妳那豐肥的乳房。  
那時啊，我就坐在我的孩兒底搖籃側畔，  
安榻地瀟吸我的汗煙。

啊，旭日一照東方，讓我馳上山頭，  
在那叢林的深處，追尋我孤寂的愛人。

青年像這樣的唱着，他的歌聲的音節，完全攪亂了我的胸襟，亞達娜的臉色亦現出了異樣。我們緊握着的雙手，彼此都感着在顫慄；但另有一個更可懼怕場面，使我們更加恍惚了。

我們兩人走過了一個孩兒的墳墓，這個坟墓是作爲兩個種族交界的目標的。依據這個地方的習慣，人們也把這個孩兒坟墓在路道的旁邊，好使青年的女子到池傍去汲水時，把這無罪的小兒的靈魂呼吸到她的胎內，又把它產生到祖國來。剛在此時亦曾見着有幾個新婚的婦人，因爲希願當母親的平安，打開了雙唇，在她信以爲小兒的靈魂所飄浮着的花上吸收。不久這個死了的孩兒的母親來了，她把帶來的，幾顆玉蜀黍的粒實及百合花放在坟上，然後纔把自身的白乳滴流在這地下。以後她就坐在潤濕了的芝草上，用着寵情的聲音對她底孩兒訴道：

啊，我底嬰兒，在土泥搖籃中安眠着的你，我爲何還要爲你哭泣呢？雛鳥成長了要自家去尋食，但它在這個曠野林中又祇尋得堅苦的粟粒呢。但是至

少你是不知道人間的淚泉的苦味，你不曾接觸人間的毒氣就去了。在苞蕾中就枯了的嫩芽，完全把它的溫香帶去，啊，你呢，我底孩兒！你也完全把你的天真帶去了。在搖籃中死去的孩兒真幸福啊！他祇知道母親的接吻與微笑。

已經被自身的感動所抑壓了的我們，更被這個情戀與母愛的兩個圖面脅威着了。它們好像在這美麗的曠野中向我們追逐，要把我們兩人融混為一樣。我把亞達娜抱到森林的深奧處去，在她的耳傍說出了今天所說不出的話來。我底孩子，南風吹過了冰山，也要失去了它的熱度，蘊藏在老人心中的愛戀的回憶，彷彿是夕陽西下，靜寂漂漾在野人的村莊上時，和穩的月輪所反射出來的殘照一樣。

誰能救出了亞達娜？誰能防止了她的降伏自然？

這無疑的祇有一個奇蹟，而這個奇蹟亦果然出現了的！西馬岡底女兒，復趨蔽到基督教的神下：她雙膝投到地上，呼着她的母親與聖母，誦出熱烈的禱詞來。啊，爾勒！從此以後，我更覺這個宗教的神聖，在缺乏生（La vie）的一切的這個森林中，它能給與不幸者以一切的賜物；森林的神祕，人影的無蹤，幽關的忠實，都添助着慾情奔馳的時候，祇有這個宗教所具有的力量。纔能抵抗着這股激昂的奔流。

啊！當這個純野的無造作的亞達娜，如跪在神壇前面一般的，跪在老松腳下，以爲着她熬愛的情人祈禱時，這是如何的一個神聖的景像啊！仰盼着靜夜的星空的雙目，宗教與慾情的眼淚所光耀的兩頰，又是如何的一個不滅的美圖啊！我曾幾次的覺得她就要展開雙翼飛向天空；我更幾次的覺得基督教的

上帝，要把這個山間的信徒招引在身傍時所送來的精靈，可以見其從月光中降下，可以聞其在樹枝上的虛音。我因此悲憂起來，我恐怕亞達娜祇有僅少的時間存留在這世間。

在這時間，她流着滂泉般的淚滴，以指示出她的不幸，待我幾乎要想離開此地時，在樹林中忽然地發出了悲鳴樣的叫聲來。有四個武裝的戰士直向我們前面奔來：我們終於被發現了；這是因為戰士的隊長，曾經發出過追跡我們的命令的。

亞達娜像女王一般的高慢的態度向前行去，她對於這些戰士並不發一言，祇給了他們輕蔑的一瞥就到西馬岡那面去了。

但她什麼也不能獲得，人們反把我監禁加嚴，反把我的鎖鍊堅緊，並且使我底戀人離開了。這樣的經過了五夜，我們遂到了斜塔玉沙 (Ohata-Ucho)。



河畔的亞巴拉昔克拉 (Apalachuela)。人們馬上把花冠戴在我的頭上，臉上被繪上青紅各色，鼻耳上都掛着真珠，人們又把箕箕谷 (Chiichikoue野蠻人的樂器) 放在我的手上。

像這樣的裝上了犧牲者的裝飾，在敵人的歡呼裏進了亞巴拉昔克拉。我的命運被注定後即突然聽着吹海螺的聲音，米可 (Mico)，即一族的酋長下了集合的命令了。

我底孩子，野蠻人間的戰爭的浮虜，所受的苦刑是你知道的。其後因基督教的傳教者不惜賭其生命，繼續其不倦的仁慈，纔在幾個地方，實現了廢止可懼的火刑而寬大地對待奴隸。蠡梭谷機人雖尚未採用這種風習，但主張採用它的也就不少了。米可召集了長老們即為商決這件重大的事件，人們也把我帶到集會的地方去了。

離亞巴拉普克拉不遠，在一個孤立的地上，建起了會議的天幕，三圈圓柱，造成一所圓蓋形的巧妙的建築。圓柱係光滑的施有彫刻的扁柏所成；隨其傾向中心，其高度與厚愈加，而其數則減少，中心則用一根大柱以示其目標。從這中柱的尖端，有樹皮的長帶通達到其他的圓柱尖上，形成一個有孔的扇形以蔽着天幕。

會議聚集了。五十個穿海狸皮披衫的老人，在階梯上向着天幕的進口排坐，酋長坐在他們的正中，手上泰然的捏着半染了血的烟斗。老人們的右邊坐着五十個穿白鳥羽毛的婦人，左邊則有戰士的隊長，手中拿着戰斧，頭上帶着鳥羽，胸腕塗着紅血。

在中柱的腳下，燒着集會的柴火。穿着長衣的主座陰陽師，圍着八個神殿的殿守，頭上戴着剝裂的梟鳥，向火焰中投着椰子的香油而獻作太陽的供

養。這老人，家婦，戰士的三列；這陰陽師，以及  
薰香，供養等，給了這個野人的會議的一種壯嚴氣  
象。

我被桎械着的站在會場的中央。獻祭告完後，  
米可即開口簡單的說明了召集開會的要件，隨即投  
一青色的頸圈於會場中間，以作其所說非誑的證據。

至此，鷲族的一長老即起來發言說：

“師父米可，鷲族，海狸族，蛇族，龜族的四  
族的長老，家婦，戰士們，毫不要改變了我們祖先  
傳來的習慣：把捉來的俘虜燒死罷，不應使我們的  
勇氣消弱了。別人所勸從的，不過是白人的習慣，  
那祇是有害的。給一個紅頸圈以作我的言辭的證據  
罷，我的話說完了”。

他說完後，即投一紅頸圈於會場中。

其次即有一個家婦起來而發言：

“鴛族的師父，你有狐狸般的知慧，烏龜般的謹肅。我願同你結作親密的朋友，共同栽培平和的樹木。但是我們祖先的習慣中若有悲慘的習慣時，讓我們改去罷。我們把俘虜作為奴隸來給我們耕田罷，我們不願聽錐刺女子的心臟的俘虜的悲鳴呢。這就是我要說的話”。

會議的動搖與喧噪，時如暴風雨中的海浪碎破，時如秋天的枯葉被漩風捲括，時如墨斜斯伯河畔的蘆草，在不意的氾濫中起伏，時如一巨大的鹿羣，在叢林的深處放鳴。長老，戰士，家婦都輪次的談論，甚至同時的發言。利害互相衝突，意見亦遂分裂，會議幾乎要絕裂了；但後來主張守祖先的習慣者，佔了勝利，我終於被判為火刑。

後來我的處刑，被一件事情延了期限：因為每年所舉行的喪祭（*La Fête Des Morts*），即是喪

亡靈 (Lee Testin Des Ames) 的時期將到，照習慣上來，在舉行這個儀式的期內，是不能使任何一個俘虜受刑的。我受着嚴重的監視，再已不能得見西馬岡底女兒，這無疑的是長老們已經使她離開了。

其間，三百里以內的部落，都集隊的來出席這個亡靈祭；人們在一個遠寂的地方，建築了一長小的屋棚。到了祭日那天，各家都從一定的坟墓中把他們的祖先的遺骸掘出，每家依着一定的秩序把這些骨骼懸掛在這個共同的喪室內。當暴風（他們特擇定這個暴風的時候）震撼着山林，溪河的時候，各個部落的老人們，以他們祖先的骨骼來結下了平和及聯盟的條約。

祭祀的遊戲，舉行了競走，投球，擲骰等，有兩個處女，作奪取柳杖的遊戲，她們胸前的鈕釦互相擦觸；她們的兩手高伸在頭上，在柳杖上面亂捉。

她們的美麗的赤足，互相踏蹂，她們的口唇互相接  
遇；她們的柔息變成急促；她們蹲躑而把頭髮蓬亂；  
她們見着她們的母親赦顏：人們亦向她們拍手喝采，  
巫陽招引了水神米斜布（Michabou）。其後又講演  
了巨鬼與惡神馬溪馬尼圖（Machimanitou）的搏  
戰；最初的男子與最初的女人的亞達亨西克（Ath-  
ensic），因失了淨心而被逐於天國；骨肉殘殺之  
血所染了的土地；爲正神塔傳伊斯蒂沙籠（Tahoui  
stearon）的獻祭的濱神者菊斯克卡（Jouskeka）；應  
着巨神之呼聲而下降的洪水；在這洪水時，獨存於  
樹皮的小舟的馬疏（Massou），及爲探得陸地而放出  
來的烏鴉等故事，以及美人昂達姨（Endae）唱着  
幽婉的歌曲，把她的良人從死人之國挽回來了了逸  
話等。

這種遊戲與頌歌告完後，他們即着手預備永遠

的埋葬他們的祖先。

在斜塔玉沙 (Chata-Uche) 的河畔，有人所尊爲神聖的野生的無花果樹一株。姑娘們常在此處洗濯她們的樹皮纖維的衣襟而掛於此老木之幹上以得林風的吹晒。他們已在此處掘下了一個極大的墓穴。一同唱着死的讚美歌，徐徐的踏出了喪室；每家都攜着幾許的神聖的遺骨。到了墓地過後，他們即將此等骨骼安堆在墓穴中，復將熊與海狸等皮，作爲其中的間隔。這樣地坟墓高堆後，他們又在上面栽培了眼淚的樹與安眠的樹 (L'arbre des pleurs et du sommeil)。

我底孩兒，人類真是可浩嘆的啊！有這樣可感動的風習的印度人，這樣同情於我的女子們，現在即大聲喊叫的來要求我的處刑，全部的種族，爲欣賞一個青年的可戰慄的死的苦惱，都延了他們的歸

期了。

離此部落的北方不遠，有一個扁柏及針葉樹的森林，被稱爲‘血林’。經過了一個不知其根源，及屬於何種民族之手所造成的紀念碑的廢墟，卽到了這個血林。森林的中央，有一個寬壩，他們卽在此地慘殺他們的戰場的俘虜的。我在衆人的凱歌之下，被牽引到此地，死刑的一切，都已準備好了。亞列斯可衣(Arexkouï) 的杭削釘好；板斧斫了松榆扁柏等樹，來架成了焚材觀客們的望台，亦用樹枝木幹等造成了。他們個個都在考慮殺我的方法：有的主張從頭上剝皮，有的主張用熱鐵來焦眼。於此我開始唱我的臨終的壯歌起來！

“我不懼怕我的痛苦：我是勇壯的喇，啊！蓋梭谷爾機我要向你挑戰；你是連婦人也不如。我底



父親——米斯谷之子埃塔利西，曾用過你們最勇敢的戰士的頭顱來飲過的啊。你們那能從我的胸中絞出一點嘆息。

被我的歌聲所激怒了的一個戰士，用一隻尖釵刺貫了我的臂膊。但我向他說：“弟兄，謝謝你。”

死刑執行人雖這樣的活動，但到了日落時準備都尚未告完。待一同去徵求了巫陽師的意見時，他竟主張不應擾亂了暗夜的精靈的安靜，所以我的死刑，又被延到了明日了。但特為觀看死刑的印度人們，竟焦燥起來，他們為在曙光未放曉以前即能在此的原故，竟不離開這個「血林」了。他們燒起極大的火光，開始了盛大的酒宴與跳舞。

在此他們將我所仰躺於地；手足與頸項都用繩索捆縛起來，而綁束於地上的一根杭楚上。有許多

戰士，睡在我的繩上，祇要我一動身，即可以使他們知覺。暗夜逐漸的深闌；歌聲與舞蹈聲亦漸次地息去；篝火不過僅放出一種紅焰，在它的前面，可以見得出幾許的野人的暗影來？一切都睡眠去了。人們的喧囂漸微，曠野的嗚音增高，通過林頭的夜風的悲響，代替了人羣的騷擾的雜音。

正是一個初作母親的印度青年女子，似乎聽着她底初生的嬰兒求乳的哭聲，在夜中不意的把眼睛醒轉來的時候，我一方舉目向着天空，——那裏有新月在雲中滑走，——一方又回首想着我自身的運命起來。我想着亞達娜真是一個忘恩的禽獸；甯受火刑，不願離別的我；一旦到了死刑的時候，即這樣的把我遠棄了！但雖是這樣地着想，我仍然感覺得愛他，覺得我樂於爲她而死。

在極端的快樂中，常有一種鋒芒來刺醒着我們，

要我們不致慮過這個如矢的瞬間；但在極大的不幸時則反不知有一種什麼常來催促我們的睡眠一樣：哭倦了的眼睛，自然的把睫簾閉上，天意的深惠，到了不幸的時分，亦有這樣的降臨。我終於沉睡到這樣的，間時來安慰不幸者之沉重的睡眠中去了。但在此時，我夢幻着有人在爲我解着鎖鍊，我似乎感着在重壓之後，有一隻救手在爲我取去鐵鎖般的那樣的輕快的慰安。

這個感覺，愈漸變爲明晰，終於使我把眼簾掀開了。在從兩朵雲間流來的月光下，渾然的見着一個潔白的倩影伏在我的身上，在輕寂地努力的解放我的束縛。待我幾乎要喊出了叫聲時，一隻手馬上就把我的口蓋蒙着了。但手果屬誰，我亦立即認別了。細索還有一根不曾解下，因爲上面完全壓着一個戰士的身體，要不觸擦着他來切斷這根細繩是

不可能的。亞達娜把手我放在繩上，這戰士果然昏昏地醒來，呆然地站在他的睡地上。亞達娜不動身的凝睇着他；這一個西印度人遂以為這是廢墟的精靈，一面祈禱馬尼圖(Manitou)的神，一面即復臥下把眼盒上了。

最後的絆繩終被切斷了。我起來隨着我的女教主前走，她把手的一端捏在我的手上，她則牽着其餘的一端。但圍繞着我的危險，正是如何的多啊！要危乎的撞着睡眠着的野人，要受許多哨兵的盤問，使亞達娜不得不變着聲音回答他們。小孩放出了啼聲，獵犬張口的吠鳴。像這樣的；剛脫了兇險的地區，即突然的有兇惡的喊叫，震動了森林。野營一時的喧噪起來，無數的火焰，亦同時的照出紅光，野人們點着火把四方的奔趨；我們亦緊緊的趕着我們的路程來。

黎明出了亞巴拉夕 (Apalacehs) 山脈時，我們已到了遠遠的他鄉了。一想着我是再一次的同着亞達娜——救我的，身心都仍屬於我的亞達娜兩人獨自的在僻奧的森林時，我是如何的洪福啊！欲言又無語，我跪在西馬罔底女兒前面，纔勉強的向她說：

“人本來是無聊的物件，但到精靈來臨時，他更是一無所措的了。你是一個精靈，你現在來臨着我，我在你的前面，我不能一言的。”於是亞達娜微笑地把手伸給我說：

“無論怎樣，我都要跟着你，因為沒有我你是不願逃走的呢。昨夜我用魄送把巫陽師買收了，用火精(火酒)把死刑執行人灌醉了的呢。你既爲我犯着了生命，我亦應得冒着生命來爲你的”。其後她又用一種使我吃驚的音調追加着說：“是的，崇拜異神的少年，犧牲是應得互相的呢。”

亞達娜把她留意着帶來的武器交給我後，復爲我把傷痕繃好；她一面用着叭叭芽（Papaya）的樹葉，拂拭着我的瘡傷，一面又流着淚津將它潤濕了。

“你在我的瘡痕上敷上香液了。”我說。

“我更怕它是有毒的呢。”她這樣的回答。

她把胸懷的衣襟撕下來作成一條繩帶，復用頭髮來將它綁上。

野蠻人的癩醉，較之普通人更爲持久，這在他們幾乎是一種病狀，所以在最初無疑的是妨礙了他們的追跡。如果他們繼續來追尋我們，他們一定相信我們是到墨斜斯北，所以或將要取道西方。但我們是向着不動星（北極星）的方向，而巡着有蒼苔的樹幹進行的。

但我們馬上知道了我們這樣的解放，是無多大的意義的。現在曠原在我們的面前展開了它的無限

的單調了。既無森林生活的經驗，又不知何方是我們的正路，這樣的信足前進，將來究會怎樣呢？我每一顧着亞達娜時，我即回憶着羅伯池所講的古昔有名亞卡兒一的姑娘，在人類祇生了檣樹的三代時，即到了伯爾沙伯 (Bersabee) 的荒地的故事。

因為我的身體幾乎完全是赤裸的，所以亞達娜用檣樹的新皮爲我作一件披衫；又用刺豬的針毛來爲我縫了一個麝鼠皮的莫卡西 (Mocassines) 印度人用以圍足者)。我呢，也注意着她身上的裝飾，或在我們的路傍及無人過問的西印度人的坟墓，去採摘青色的錦葵。來作她的花冠，或用躑躅的果實來爲她編成項珠，以後更站在她的前面，含笑的瞻盼着她的美顏。

當我們走到了河邊時，或乘着木筏，或游泳的渡過。亞達娜一隻手搭着我的肩上，像兩隻飛迴的

白鳥，洩過了這些無聲的水波一樣。

在白日的酷熱時，我們常在落葉松的苔下去求蔭所；因為佛羅里得所有的樹木，其中尤其是落葉松與綠色的檜樹等，大都是被白色的蒼苔蓋着，而垂懸於地上。在夜陰的月光下，你若在那不毛的曠原中，見着一株孤獨的檜樹，蓋着這樣的白苔紗巾時，你將以為是見着一個幽靈在拖着她的極長的圍巾，白日的風光，亦不亞於晚夜的綺麗，因為有成羣的蝴蝶，閃亮的蠅虫，蜂雀，及綠色的鸚鵡，碧色的烏鶻等都來結戀在這白色的苔蘚上，看來恰似歐洲的匠工，所繡刺得有燦爛的昆蟲與鳥類等的白絨氈一樣。

偉大的精靈，所造就的奇異宿屋下，我們常在其陰處的休息。當天空風降，吹動了這個巨大的落葉松，在它的枝上所建造的空中樓閣，伴着其下的



打盹的鵲鳥與旅人盪搖時，或更有無數的嘆息，從這個震動的台榭的廊坊穹窿中響出時，沒有個舊世界的奇觀，能比肩於這個荒林的廟堂了。

每夜我們都焚着大火，在四株木棒上，高張着樹皮，以作一夜的宿屋。如果我射下了一隻七面鳥或鳩鳥野雉時，我們用地上的竿棒將它掛在焚燃着的檜樹的枝端，讓着山風來捲燒着這個獵人所得的獵物。我們又採取野人稱為「岩石的臟腑」的蒼苔，樺白的甘皮以及具有桃實及莓果味的五月蘋等來作食品，胡桃，楓樹，以及蕪棘克 (Sumac) 等復供給了我們棹上的飲料。有時我又到蘆草間去尋出了一種植物具着長鐘形的桃花，花心中又盛着了一杯清香的甘露。那時我們讚美着神靈，讚美它在這樣腐蝕的谷間，亦在柔弱的花萼中，澄着這樣的清泉，這好像是在充着苦惱的心中注入了希望，在悲慘的

人生裏，便進出了善德。

啊！但我不久即發現了亞達娜的沉靜不是真實，我們愈前進而她愈漸悲憂了。她時時的無因地顫慄，她突然地把頭偏開。我察覺了她那情熱地向我身上一瞥的腫眸，又深愁地轉盼到了天蒼。但最使我不安的，就是在她的眼睛內面可以察出來有一種祕密，及有一種蠕蠕在她的內心的不可知覺的想念。在這其間，我覺得她剛把我吸引到旁邊，却又馬上把我反撥，剛把我的希望甦醒，却又即刻把它粉碎；我覺得在她的心路上前進了一刻，但一時及覺得仍是停停在原處。

“啊，我的英俊的情人！我愛你如烈日下的林蔭！你美如和風薰吹，百花綻開的葱林，我偎着你時，我祇覺得戰慄；你握着我的手時，我即像要昏迷。前日你枕在我的膝上，軟風把你你頭髮吹到我

的臉上時，我覺得是不可見的精靈，在輕微的撫觸我一樣。是的，我曾見過阿可(Occone)山的牡鹿，我曾聽過已厭世了的老人的語話；但一與你的言辭比較起來，牡鹿的柔馴何足暢羨，老人的聰慧亦何曾有力。但是呢！可憐的斜克塔，我是決不能成爲你的妻子的呢！”

這樣的，不知她向我說了若干次。

亞達娜的愛情與宗教的不斷的矛盾，柔情的開放與操行的純潔；性格的高貴及情感的幽深；臨大事而崇高的心靈，臨小事而反怯懦，這一切的一切覺得她是不易於理透的一個超人。亞達娜給人的影響並不是一個淡弱的：她有強烈的愛情，她又有抑制的毅力；你不是崇拜她，你便會憎恨她。

我們緊着的進行了十五夜後，纔進了亞列加尼山脈(All,oghany)，待走到了注入窩海窩的特勒西

(Tenase)河的一條支流時，因得了亞達娜的懇勸，我用李樹的膠脂來作塗料，用樅樹的鬚根來縫着樹皮以造成一隻小舟，我同亞達娜並坐在上面，委給水濤沖流着我們的小船。

斯蒂苛 (Sticoë) 西印度人的村落，隨着它的金字塔形的墳墓及坍朽了的小舍，在左岸的岬角上出現；右岸則可以望到以喬爾 (Jore) 村舍為景線的克阿山谷 (Valle'e de keow)，而這些村舍皆落列於喬爾山脈的麓前。泛着，我們的扁舟的溪河，在巨大的岩壁間流放，岩壁的尖端，可以見着落日的紅光，這樣深邃的茫寂，絕沒有人來紛擾；其中祇不過僅有一次見過一個西印度的獵人，在岩石上鵝立倚着弓杖，彷彿是這荒野的精靈，在山中豎立的石像一樣我們的無言的沈默，吻融在這個原始的靜寂內；突然的，這個亡奔的女兒，在空中響出了極感動而

帶憂鬱的聲浪來；她是在歌唱她的遠隔的故鄉：

幸福之人兮，不曾觸目乎他鄉之祭壇之炊煙，

幸福之人兮，永臨坐於家祖之奠饌之旁！

墨斜斯北青鳩語，佛羅里得稚雛聞，

“此間亦有甘泉水，此間亦有蔥林蔭，

此間秣食均含在，爲何戚戚悲愁鳴？”

雛稚唯唯聲相應，但求日暉與故巢？

故巢在彼素馨中，日暉在彼山之谷。

幸福之人兮，不曾觸目乎他鄉之祭壇之炊煙，

幸福之人兮，永臨坐於家祖之奠饌之旁！

旅人幸幸長征後，愁坐帳顧鄰宇屋：

無處棲息身與心，棄弓門外扣扉入；

屋主搖手不相納，旅人攜弓轉野途。

幸福之人兮，不曾觸目乎他鄉之祭壇之炊煙，  
幸福之人兮，永臨坐於家祖之奠饌之旁，  
爐傍奇異之逸話，心蓬柔奠之告白，  
更有相愛之良習，充盈藝者一日生。  
彼等墳塚鄉關在，落日光暉常照臨，  
更有親眷垂眼淚，更有敬虔之錫奠。

幸福之人兮，不曾觸目乎他鄉之祭壇之炊煙，  
幸福之人兮，常臨坐於家祖之奠饌之旁！

亞達娜這樣的歌唱着。除了我們的小舟的碎浪  
的微音而外，絕無有妨礙過她的這樣嘆息的歌聲。祇  
有幾處山谷，應出微弱的回聲，回聲又引起了二次

三次的更微弱的更微弱的反響……這恰似古昔的與我們同樣的不幸的兩個情人之靈魂，被這個沁心的幽歌所誘動，在山中的餘咏着亞達娜的尾聲。

其間，遇遭的寂寥，與愛人的常在，以及兩人的不幸，都刻刻地在增加我們的熱情，亞達娜漸失其抵抗的能力，燒燃着她的身體的情火，望着就要勝過她的信德了。她不斷的祈禱她的慈母，宛然如在鎮懾她母親的憤怒的亡靈一樣。她時時地問我曾否聽着有嘆息的聲音，問我見着地上有火焰迸出否。

我呢，雖精極力倦了，但因燃燒着慾望，及想着我恐已是要永遠地死亡在這森林的原故，曾百次地想把牠當作妻子來抱在懷內，及百次地勸誘着她使我們在河岸上建一棟小舍來永久同棲。但她時時都是拒絕的說：

“年輕的朋友，你想爲戰士者當爲國，一個女子

比較你負擔的義務起來算得什麼呢？澳大利西底孩兒，振起勇氣來罷；不要抱怨你的運命呢。人心恰似海綿一樣；在清天的時期，它吸引清麗的泉波，一到泛濫時來，則飽含着污濁的漿泥，那末，海綿有說：願無洪水泛，願無紅日曛的權利麼？<sup>11</sup>

啊，爾勒，你如畏懼心中的騷亂。切不要念及寂寥是好：焚心的情熱，即是孤寂，若再把它帶到荒郊去，這不外是把它送回宅的王國去罷了。

我們喘息在心憂與恐懼的交集中，而曝露在或將墜入於西印度人的敵手，或將掩沒於洪水的奔流，及或將被毒蛇舐嚙，或將被猛獸咀嚼等危險的上面；剛勉強的獲着了一點粗惡的食物，又不知了我們步驟的去向，我們的痛苦，已不能夠再增了，因為其中發生了椿一事已經使它達到了極點。

我們從敵人的部落逃出來後，已經是第二十七



日了。火月（七月）開始了它的周轉，一切都徵候着暴風雨的來臨。恰當西印度的家婦們把鐮刀掛在莎維尼（Savinier）的樹枝上，及鸚鵡棲於扁柏的洞罅時，天空即滿布着雲霾，曠野匿去了聲息，荒郊鏗寂，森林亦一面的沉默了。不時，即有遠處的雷鳴，放出雄大的聲響，在與大地同古的的的森林中吼動，我們恐怕要陷溺在這沼泥的內面，所以急潛至河岸以尋一個樹蔭來蔽身。

這是一個泥沼地面的地方。我們排開纏繞在足下的蔓藤，藍草，法塞阿爾（Facôle）野葡萄等纔勉強的到了其中的斯米拉克斯（Smilax）樹的蔭下，海綿質的泥土，在我們周圍的浮動，顯得我們每時都要陷沒在這窪泥中去一樣。無數的昆蟲與許多的蝙蝠蔽去了天日；青蛇在四方的躡舌，狼，熊，卡卡蠟（Carcajours）等，都藏匿到了這些蔽蔭內去，

它們的吼叫聲音，在內面充滿着了，

其中陰霾倍增：峯巒的層雲，拖到森林的黑陰中，雲霧破處，閃出了菱火形的電光。狂暴的旋風，出自西方，在黑雲上面又捲走着黑雲：叢林的幹木起了奔折，低空陣陣地分開，人們從這縫隙中看去，又可以望出另一重的天空以及火焰般的野原。這是如何的恐懼，如何的壯嚴的光景啊！電光把它的火舌舐入了林中，焰火像燃着的髮絲一般的伸着；火花與煙霧的柳柱攀登上雲霄，雲霄上又向着這個火焰場噴出它的電光來。不久，偉大的精靈，用森厚的黑陰把山林罩上：廣漠的混沌中，有風濤的怒號，林木的呻吟，野獸的唸聲，火焰的炸烈，以及切風而沉於河水的不斷的雷鳴等，製成了一種雜然的聲響。

偉大的精靈知道！在這個時候，我祇望着亞達娜，我所想的，亦不外乎是她。在一株白樺的重幹下，

我尋着了急雨的蔽蔭，我自身在樹下坐着，把愛人抱在膝上，兩手溫着她的雙腳。在這時，我的幸福更勝過於在腹下初感着孩兒胎動的青年婦人了。

我們聽着這個暴風雨的怒號；忽然，我覺得亞達娜落了一滴淚珠在我的胸上，於是我叫着說：

“心內的風颯來了，這是妳心雨的一滴麼？”

以後我更強烈的抱着我的愛說：

“亞達娜，妳隱藏着些祕密呢。我底愛，把妳的心告訴我罷！朋友能傾心相見的時候是如何的好呢！把妳隱祕着的痛苦的祕密講給我罷。啊！我知道了。妳是在悲痛妳的家鄉罷。”

但她應聲的回答說：

“小孩子，我底父親並不是棕櫚國的人，我怎樣會悲痛我的故鄉呢？”

“什麼！”我深為驚動的說，“妳底父親並不是棕

欄國的人麼！那末，是誰把妳生到這個地方來的呢？  
回答罷？，

於是，亞達娜告訴了我以後的話：

“當母親未攜着三十頭的牝馬，二十頭的野牛，一百箱橙果油，五十隻海狸皮以及其他無數的嫁奩嫁給戰士西馬岡之前，她就認識了一個白色人；但是我底祖母撥着水在母親的臉上，強制的，把母親嫁給像王一樣而被各種部落的人所尊重為精靈的裕達的西馬岡了。於是母親向着她底新丈夫說：“我懷了孕的，把我殺了罷”。但西馬岡回答說：“偉大的精靈，啊，不要使我犯這樣的惡行罷！我毫不傷妳一點，我也不致割鼻削耳的。因為妳是正直的，妳不曾誑我一點。妳臟腑中的嬰兒，亦即是我的嬰兒，不到稻雀去後，月明十三次時，我不致見妳的。”在這個期中，我從母親的胎內生出來了，我成長得像西班牙人

及西印度人一般的得意，母親使我作了基督教徒，結局母親及父親底上帝，竟成了我底上帝了。其後愛戀的苦悶，來繞着了母親，她終於到了蓋着獸皮的穿中而不再出來了。”

亞達娜的歷史，就是這樣。於是我又問道，“那末，究竟誰是妳的生父呢，可憐的孤兒？人們稱他什麼，他在神靈中的姓名是什麼呢？”亞達娜說：

“我不會替父親洗過一次足，我祇知道他在聖阿格斯垣 (Saint-Augustin) 與他的姊妹同住，始終對我底母親是忠實的：非里卜 (Philippe) 是他在天使間的名稱，人間則稱他為羅伯池 (Lopez)

聽着這幾句話時，我不禁發出一個充滿四野的叫聲來，這驚喜的叫聲與雷雨的怒號溶為一體，我把亞達娜抑壓似的抱在胸內，帶着了歎歎的聲音向她說了：

“啊，我底姊妹！啊，羅伯池底女兒，我底恩人底女兒喇！”

喫驚了的亞達娜，問我爲什麼有這樣的狂態；但待她知道羅伯池就是在聖阿格斯坦撫養我的仁惠的主人，以及要爲得與散的生活而離開了他的時候，亞達娜完全被驚亂及歡躍所忘形了。

這樣意外突來的同胞的愛情，溶合在我們的戀愛上，這對於我們的心靈，實是太過於重大了。從此，亞達娜的掙扎愈變爲無力，我感着她用手抑壓着胸襟，而作一種異常的撞動了：我已經懷抱了她，我已經被她的呼吸陶醉，我已經在她的唇上吮吸了愛戀的一切的意味了。在電閃中的暴目望着天空，在永劫的臨前把我的偶侶抱在腕內。壯嚴的結婚式啊！你值得我們的不幸，與我們熱烈的愛戀，崇高的葱林啊！盪搖着你的蔓籐與樹梢，好似我們的窗簾。

及我們牀褥的天蓋一樣，燃燒着的松木啊，形成了我們的結婚的焚火，氾濫的河水，怒號着的山林，恐怖而壯嚴的自然啊，你們不是詐欺我們而來的壯麗，你們不會把一個人的福社的一瞬間，藏入你們的恐怖的奇景中去的麼！

亞達娜已經不強烈的拒絕我了；待我已經要得着一瞬的幸福時，突然一道驚人的電光，伴着雷鳴的霹靂，閃過了暗陰的深處，森林中被硫炎與火光充滿，足前的一株樹木，被擊為粉碎了。我們一下逃跑了。啊，但是好奇異呀！……待靜寂再回復後，我們竟聽着了鐘音的鳴響！我們兩人都完全駭異而傾聽着在荒寒中的這樣奇異的聲音，一時，有一犬吠遠處；漸前來而其聲亦漸強烈。待逼近目前時，它竟在我們足下的作一種歡欣狀的吠叫，一個攜着一盞提燈的隱居的老人，隨着它穿着林陰前來了。

“上帝是應當讚美的！”他一見着我們即這樣的說：“我已尋了你們多時了。犬子在暴風雨之初即感着了你們而把我引導到此地來了。啊，上帝！兩個都是這樣的年輕！可憐的孩子們！你們都是痛苦了罷！好了，我帶得有一件熊皮：這是給與這位少姑娘穿的；這箆瓢內還有一些酒漿。上帝的一切都是值得讚美的！他的慈悲是極端的偉大，他的仁惠是無限的深遠！”

亞達娜跪倒在這牧師的足下，向着他說：“祈禱的主祭，我是一位基督教徒：是上帝遣發你來救助我的呢。”

修道士扶起她來來回答說：

“我底女兒，在暴風雨的時分”我們照例的要撞着禱鐘來招引不識道路的旅人。我們仿着亞爾卜斯(Alpes)及里半(Liban)等山的同職者的例，教



着狗子來發現迷途者的。”

我呢，幾乎不能了解這個隱者：這樣的仁慈心，我覺得是強而超乎人上；以致使我認為是一種夢景了。從隱者手中所攜的小提燈的微光中，可以見着他的鬚髯與被水滴浸透了的髮絲；他的手足及顏面，都是被荊棘所刺的血濺着。

“啊，長老，”我終於這樣的叫出來了，“你是具的怎樣的一個心呢，你不怕被雷打麼？”

“怕麼，”教父含着一種熱情的回答說，“有人在危險中而我可以救助他的時候還怕麼！那末，我是值不得基督耶穌的一個好從僕了！”“但是你知道我不是基督教徒麼？”我這樣的問他。

“青年喇，”隱者回答着說，“我問過你的宗教的麼？耶穌基督不曾說過：我的血淨化此而不淨化彼。他是為猶太人及異教徒而死。一切人他都當成同胞

及不幸者看待的。我在這裡救助你們的真是極細微的，你們到了別處或更可以得着更好的拯濟；但是拯救人的光榮，是值得僧侶所有的。我們這樣纖弱的隱者，除了是神意的粗末的工具而外還是什麼呢？噫！隊長攜着十字架，戴着黃荊冠，站在前頭去救助人的時候，有兵卒不振作而退却的麼？”

這些話語捉住了我的心胸，驚嘆及感動的淚泉，丟下眼來了。教父繼續又說：

“可愛的孩子們，在這森林中，我管掌得有你們那樣的弟兄們的一個小教區，庵室很近，請去溫暖一息身體罷。雖沒有通常的款待，但你們也可以得着一個蔽身的地方。這是應得感謝上帝的慈惠的，因為世上還有許多人連蔽身處都沒有呢。”



## 農 人

世上有心意暢適的正義者，人們一接近他即不得不被他的心胸及言辭上所漂散出來的平和所溶化。穩者的談話愈進行，我漸覺得我胸中的情熱亦隨着漸靜，即天空的暴風雨亦因他的話聲而遠遁了。不久黑雲消去，我們得離開了我們的避難所，一同出了森林，我們即開始攀登着崇山的峻壁了。僧犬銜着已滅了的提燈的柄端來作先導，我攜着亞達娜的手隨在僧侶的後面。僧侶時時地回首過來，用着憐惜的眼目來顧盼着我們的不幸，與我們的童年。一本

聖書吊在他的項上；一根白杖樁在他的手中。他的身材高而面帶蒼瘦，他的風彩質朴而又帶真摯。但他並沒有生來即無熱情者的消散的死顏：人們可以察出他往常的生活的不幸，他額頰上的皺紋，顯出他的由高德與對於神人的獻身的愛而醫癒的情熱的劍痕。當他直立不動的與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的長鬚，他的謙遜的俯伏的雙目，他的話聲的帶着情感的音調，以及他的一切，都有一種靜寂及崇高的印像。像我這樣見着教父阿不里 (Aubry) 獨自樁着一根手杖帶着傳道書在深荒中漂搖時，無論誰人也可以悟得世上的基督教徒的巡禮者的一個真實的意像來。

在山道中走了半點鐘的危險路程過後，我們終於達到了傳教師的小舍了。穿過蕩草的蔓藤及雨點從岩上打下來的潤濕的紀羅孟 (Giraumonts) 等，

纔走進了洞窟內，其中除了叭叭芽（Papaya）的葉章所作的寢床，一個汲水用的箆瓢，幾個木樽，一株犂鋤，一隻馴蛇，以及供棹用的石上的十字聖像及基督教的書籍等外，什麼也沒有了。

老人極忙用乾藤來燒着火；又在兩石之間拆一株玉蜀黍來放在灰內燒作點心。點心在火中燒成美麗的金褐色時，他即將它灼熱的浸着胡桃汁後，盛在楓木樽內來奉給我們。

晚夜帶來了晴朗的天空，這位大神靈的從僕，提議我們到洞窟的進口地方去坐。我們隨着他出了洞口，那裏遠啣着一個廣大的景緻，暴風雨的殘骸，已散亂的奔投到東方；電光引起來的山火，猶在遠處照耀；山麓一帶的松林，完全翻根到泥底，河川則混雜的捲流着溶解了的陶泥及樹幹，獸屍，以及銀色的腹部浮在水面上的魚骸。

我們在這樣風景的當中，亞達娜把我們的歷史告訴了這位山上的老精靈了。他聽了過後，彷彿十分的感動；淚滴亦隨即流在他的鬚鬚上面了。

“我的孩子”，他向着亞達娜這樣說，“應得把妳的苦痛送還與上帝，因為妳已經爲他作了這樣多的事情了；那末，他也一定要使妳的心靈復歸安寧的。妳看，森林已祇噴得虛煙，洪水復歸平靜，卽黑雲亦消散了。……妳以爲能安靜這樣暴風雨的上帝，不能使妳的心惱轉爲平和的麼？可愛的孩子，妳若沒有住家，我把妳送到一羣信徒中去罷，這都是我使他們皈依了基督耶穌的。斜克塔呢，我也教授他，待他能值得配合於你的時候，我使他成爲你的丈夫罷。”

我聽着這話時，卽傾着歡欣的眼淚，跑在隱者的膝下；但亞達娜的顏面，則反像死人一般的蒼白。

了。待老人極親切的將我扶起時，我竟發現了他兩手上有極深的創痕，但亞達娜却馬上地知道了他的不幸的原因說，“如何可恨的野蠻人呀！”

“孩子”，僧侶溫和地微笑着說，“與聖主基督所受的難比較起來，這算得什麼呢？西印度的不信神的人們即怎樣的迫害我，上帝終有啓發這些可憐的盲目者的時候。他們愈陷害我，我愈覺得他們的可憐。我會回到祖國去，那裏的盛名的女王，亦曾垂覽過我這盡了信徒的職任而得的微小的證據，但是我終不能安住在家鄉的。除了得着宗教的主祭允許我以這樣的傷手來作神聖的供獻而外，對於我的職業的報酬，還再有什麼更光榮的麼？我既受了這樣的名譽。我祇有努力的使我值得受着它。所以我終於轉到這個新世界來，把我殘餘的一生獻給上帝罷了。我到了這個荒地已經三十年，明天恰是我住居在這個



洞穴後的第二十二年了。初來此地時，祇有一羣無定住的遊牧民，他們的習慣都極野蠻，生活亦甚悲賤的。待我教授了他們的平和的教諭過後，他們纔漸漸地溫和起來了。現在他們都住在山麓腳下，我努力指示他們的永遠幸福之路途，以及人生的真諦，但同時亦努力地不致教授得太深遠以保存這些樸實者的幸福的單純。我呢，恐怕若始終在他們的前面以致拘束了他們，所以祇好隱居在這個洞內，他們時時來向我談議罷了。我在此處，這樣的離開了人類，在曠野的偉大中讚美着上帝，一方準備着我的年老所暗示着的死期。

隱者說完後即屈膝跪下，我們亦隨着他跪下了。他開始高聲的祈禱，亞達娜亦應聲的附和着他。

無雷的電光，尤在東方的天空中閃耀，西方的雲表，反映出三次的落日的餘光。幾隻被暴風雨困

餓了的狐狸，在峭壁的緣上伸着它的漆黑的面鼻；  
被晚風吹乾而復抬頭了的植物，人們可以聽得出它  
顫動葉幹的囁音來。

我們再轉到洞窟後，僧侶用扁柏蒼苔來爲亞達  
娜鋪一間床。深鬱的悲憂，流在這位處女的目光與  
的動作上；她顧盼着神父阿不里，髣髴若有一件祕  
密相告一樣；但她又似乎有些什麼在遮抑着她，這  
不知是因爲我在面前，或是出於她的羞恥，抑或是  
她感覺告白的無用。在闇夜中我聽着她起來尋找隱  
者；但隱者因爲把床褥讓給了她的原故，竟到山巔  
上去觀眺晚景或作祈禱去了。僧侶次日對我說，看  
森林盪搖着它的赤裸的樹梢，看雲朵在天空的飛走，  
以及聽風聲與溪河在荒寒中的鳴響等；即在冬天，  
亦是他的不變的習慣。因此，亞達娜不得不再轉到  
她的寢床去安睡了。阿！飽醉在希望中的我，以爲

亞達娜的衰弱，祇不過是疲勞消去的徵候罷了。

翌晨，在洞窟周圍的刺蓀樹及月桂樹上作巢的加地拿 (Cardinal) 鳥及模擬鳥 (Oiseau moqueur) 的歌聲中醒來，我去採集了一輪含着朝露的木蓮花來放在睡眠着的亞達娜的頭上。我依據故國的信仰，希望在母懷中死去的小兒的靈魂伏在花朵的露滴上，致幸福的幽夢，把它籠在我的未婚妻的腹去，以後我又去找我的主人：我見着他把法衣高捲在兩個衣囊內，手中拿着一串法珠，在一株老朽而垂下來的松幹上坐着待我。他向我提議，在亞達娜還在睡着的時候，我們一同到教區去參看；我接受了他的誘言後，我們馬上就出發了。

在下山的途中，見着樅樹上彷彿有神靈記刻的不能會意的文字，隱者向我說這是他自身所刻載的古代詩人名荷馬 (Homère) 者的詩句，其中有數首，

則屬於更較爲古的詩人沙羅孟(Salomon)所作的。這各時代的靈智，被蒼苔遮着了，刻載這個詩句的老隱士，以及供他的書藉的老樅樹，在这一切中我不覺見出有一種神祕的調和一樣。

隱士的姓名與年齡以及傳道的年日，都在樅樹下的蘆莖上刻着，我對於這蘆草作的紀念碑的脆弱，不得不稍吃一驚了。但是神父却向我說：

“它將比我的生命還長，它的價值，將比我所作的善事還大呢。”

從此，我們遂進了溪谷，在那裏我見着一個更驚美的作品：這是一個天然的岩橋，與你或者也聽聞過的維爾楚尼(Virginia)的橋很相似的。

我底孩子，人們，尤其是你的地方的人，總常模彷彿天然，但他們的模彷品總是渺小的。自然則不然，有時縱然看來是在模彷人間的工作，其實，這

却是在爲人間提供模樣罷了。它架着橋由一邊的山巔到他一邊，它在空中裏建着道路，它泛着大河來作運河，更削着山峯來代圓柱，更掘着海洋來代盆池。

通過橋的穹窿下面，我們又在另一個奇觀的前面了：這是西印度的教區的墓地，人們稱它爲「死的森林」(Les Bocages de La mort)。教父阿不里允許了他底新改宗者得依着自國的習慣來埋葬他們的死者及在此地保存着他們底墓地的粗野的名稱。他不過僅在此地立了一個十字架來把它神聖化罷了。墓地的面積，仿照農作物的公共田圃一樣，照着家族的人口來分配；每個分配地栽爲林藪，林藪則隨着栽培者的趣味而相異。有名「平和川」(Le Ruisseau)的溪河，蜿蜒無聲的漫流在這些林藪間。這個亡靈的娛鵝的休息所，東方止於我們所經過的渡橋；北南則

有兩個丘陵爲界；所以祇有聳着杉林的西方纔是展開的。赤綠色的樹幹，直到樹巔都無分枝，恰似高立着的圓柱，而形成了這個死的殿堂的外廊。在此蘊蘊着一種敬虔的聲音，彷彿是教堂的穹窿下的鋼琴的遙響；但一到了聖殿的內部去聽時，則又僅聞得爲死者作永遠的奠祭的小鳥的讚美歌。

出了森林，我們即發現了教徒的村莊在一個池傍的有花的鋪沙地上。由一條木蓮與綠檉排着兩傍的道路，即可直達此地，此道路即爲區分肯達基（Kentucky）與胡羅里得的山脈間之古道之一。西印度人們見着他們的牧師由平原中走來，即馬上地放棄了工作跑進前來了。有向着他的法衣接吻，有的助着他的步行；母親們則將孩兒高舉在腕內，以便使他得見流着眼淚的基督的從僕。牧師呢，則一方走着，一方詢問村莊中所發生的事件；或給忠言

於此；或輕斥責於彼；一時談到收穫的事件，一時又談到兒童的教育；有時更談及苦痛的安慰，而將一切的話語都溶在上帝內面。

這樣的被擁衛着，我們即到了路傍的一個大十字架前，這是上帝的從僕照例的講傳宗教的神祕的地方。

“我親愛的諸君”，牧師掉過身來向着羣衆這樣地說，“你們又新得了一個弟兄及一位妹妹，而且更愉快的，就是見着神聖上帝；並不曾使昨天的暴風雨傷及你們的收穫：這是我不得不兩重的感謝上帝的，所以我們各人都用着深沉的默禱；熱烈的信仰，無限的感謝及謙卑的心情來作神聖的獻祭罷。

僧侶即將桑木的纖維製成的白色教服穿上；神聖的壺瓶，從十字架下的聖櫃取出來；祭壇設在岩石的上面，清水也從附近的流溪中汲來，其外一簇

野生的葡萄，即作了神聖的奠酒。我們一同跪在叢生的草上：神祕的教禮即開始了。

朝暉從山背中出來照浴東方；曠野中的一切都現出黃金與薔薇的彩色。無限的燦暉所預告的日輪，終於出了的淵海，它的最初的光線，即流注在僧侶正所奉獻的神餐上面。啊，宗教的魅力！啊，基督教的儀式的壯嚴啊！司祭者爲一高齡的隱者，祭壇設在岩石的上面，神殿則爲壯麗的曠野，參祭者則爲惡邪的野人！否，當我們拜伏着的時候，我毫不疑偉大的神祕不會顯現，及上帝的不會降臨，因爲當時我感覺着它是來到了我的心中的。

獻祭完後——馬伯池的女兒不在當前，是我唯一的遺憾，——我們一同即回到村莊中來了。村中支配着社會生活與自然生活的極離穆的融和：在右郊的扁柏林邊，可以見得一塊新造的農圃；在倒着



的樺樹幹上，繞捲着黃金色的麥穗，更有夏季的一束收穫，堆積在活着三百年的大樹的地方。人們到處都可以見着經過雷火的森林在空中放着濃烟，犁鋤又徐徐地在樹根的殘片中動作了。測量者用着極長的繩練去測計土地；審理者即將此區分爲各人的所有；雀鳥讓出它的棲巢；野獸的洞穴變成了小家；人們可以聽得鍛鐵處的聲響，斧斤斫伐他們的住家的樹木時，發出了最後的回音來。

恍然地遊覽着這些風光時，亞達娜的面影，及鎮懾着心胸的最大幸福的夢想，愈使我感覺甜美了。我驚嘆基督教在野蠻人的生活上所佔的勝利；我見着西印度人在宗教的呼聲上而開化；我更列席於人類土地的原始的婚禮了：由這個重大的結合，人類把血汗滴在他的所承繼的地上，土地則自願忠實地來提供穀類，子孫及血肉以報還他們。

其間有人抱着嬰孩到牧師處來，牧師在流溪側畔的素馨花間爲他做了洗禮，一方在人們的遊戲與勞動之間，復有葬列向着「死林(Boeages de la mort)」進行。兩個新婚的夫婦，在檉樹下受了僧侶的祝福後，即將他們安置在曠野一隅的棲家去了。傳教師走在我們的前頭，向着前後的左右的岩石，草木及泉水等祝福，有如聖書上所記載古昔上帝給未開墾的土地與亞丹(Adam)爲世襲時的祝福一樣。這個簇混着畜羣，隨着可敬的先頭，由岩石到岩石的大行列，在我被感動了的心胸上，彷彿是瑟門(Sem)帶着子孫，隨着先頭的日輪，向着未知的世界進行的最初的大家族的移動一樣。

我曾問過這位聖者怎樣的管教他的子弟，於是他極欣然的回答說：

“我不會給他們何種的規則；我不過教他們互

相愛護。祈禱上帝，希望更好的生活罷了。世界上一切的法律，皆盡於此的。你在村莊的中央。可以見得出較大的一棟屋舍：那就是用來作兩天的祈禱堂的。人們朝夕都集合於此以讚美上帝。我不在的時候，則由一老人來作禱告；因為老人如母性一樣，也可以說得是一種司祭的。祈禱完後，人們即到野園中去耕作，因為土地是分配了的，結局各人都能學得社會經濟而將收穫物藏於公共倉庫以維持友愛的仁慈。一切農產物，由四個年長者來平均分配。在此更加上幾多宗教的儀式，幾多的讚美歌，我在下面作法式的十字架，晴天在蔭下說教的榆樹，麥田側近的墓地，我為小孩作洗禮的溪流，以及這個新白塔尼(Bèthanie)的聖約翰(Saints Jeans)，你就可以完全知道這個耶穌基督的王國是怎樣的了。”

隱者的這些話使我陶然了；我更感覺恆久而固

定的生活，較之野蠻人的遊牧而怠惰的生活的優越了。

啊！爾勒，我毫不抱怨於上帝，但開懷的說來，一回憶這個福音團體，我不能不遭遇着悲苦的煩悶。但願得着一棟小舍與亞達娜同棲以過我的幸福的生活呀！那裏可以完結我的行程；那裏與我的婚妻無聞地把我的幸福的生活藏在深秘的林中，完全如無名的溪流，在荒野的經過一樣。啊，但是那時竟不有如我自許的平和；而竟不得不把我的時日沉流在一個如何的混亂中呀！幸福的長久變幻的戲球，破碎在各方的岸上；既久被逐於故鄉，待由漂泊歸來時，則又祇見得屋歸廢墟，友歸坟墓了。這樣就是斜克塔的運命。



## 夢 幻

我的幸福的夢想是那樣的強銳，但它的繼續亦是同樣的簡短。悲痛的覺醒，已經在隱者的洞窟前等着我了。待中午轉來時，竟不見亞達娜跑來相迎而使我驚疑了。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恐怖突然的把我獲着了，漸到了洞窟的前面，我不敢呼喚羅伯池的女兒：因為勿論對於我的叫聲有無回應，這都令我的想像受同樣的恐怖的。黑暗尚支配着岩穴的進口，這益使我驚駭了。於是我向着牧師說：

“啊，你是有上帝伴着而強幹的人，請先進這

個黑暗中去罷。”

被情熱支配着的人是如何的纖弱！依附着上帝的人又是如何的壯強呀！七十六歲的年邁老人的敬虔的心中，較之我的青春的熱情還更勇壯。平靜的老人進了洞內，我含着一身的恐怖在外面等着。不久從岩石的深處，有似呻吟般的嘆息刺進耳鼓來，我不覺喊叫一聲，鼓着我的氣力跳進闇黑的洞中去了。……啊，父祖的神靈，那時映在我的眼內的光景，祇有你們纔能知道！

隱士點着一枝松材的燈火，戰兢兢地照在亞達娜的睡台上，美麗而年輕的少女，脣面蓬髮的倚手坐着。幾顆苦悶的汗珠冷閃在前額上；她的半失去了光彩的雙眼，尤勉強在向我表示情愛，她的口唇的角端，尤在努力的泛出笑紋。我呢，如受了青天的霹靂一樣；眼瞳手張，半開着口的直立着。深邃的

沉默，暫時的支配了臨着這個悲痛光景的三人，到後隱者纔最初的把它揭破了。他說：

“這不過是由疲倦而來的一時的發熱；祇要我們依任着上帝，他自會憐恤我們的。”

我的凝結了的血液，聽着這話語時，纔在心中重新鼓動起來，野人的心氣易於移動，我馬上由過度的恐懼轉到過度的信仰來了。但亞達娜不曾久讓我處在這種心情下面，她憂傷的搖着頭，一方招着我們靠進她的床邊去。

“教父啊”，她用着微弱的聲音向着宣教師說，“我已經臨着死的瞬間了。啊，斜克塔！因為不要使你太為不幸，因為要順從我的母親的原故而向你祕藏着的悲戚的祕密，現在不要絕望的聽罷。並且勉力地不要以苦痛的悲鳴來截斷了我的話語，因為它要荒廢去我的生存的一瞬的時間。要想說的話太多。



但是在鼓動漸緩的心臟中，不知有什麼凝結的物塊抑壓着而使我的胸襟難於支持一樣……所以我覺得我不能太快地說的。”

沉靜了一晌過後，亞達娜又繼續下去：

“我的悲愴的運命，幾乎在未生以前就開始了。母親在不幸的時候把我懷下；我即痛苦了她胎腹。她極難產的把我生下；但是對於我的生命幾乎是絕望的了。爲救得我的生命起見，母親爲我許了一個願誓：如果我能從死中免脫，願將我的童貞永遠的獻給天使的女王。……這個不幸的誓約，現在將我墮在坟墓中去了。

“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母親就死去了。在未死以前的幾鐘，她把我叫到床邊去，當着一位慰安她的最後瞬間的宣教師前面向我說：我底女兒，妳是知道我爲妳許下的誓願的。妳不願意違背妳的母

親嗎？啊，亞達娜！我把妳拋棄在一個值不得有妳這樣一個女基督教徒的世間，拋棄在迫害妳的父母的上帝給妳的生命，而且奇蹟地保障了妳的生命的上帝的異端者中了呢。啊！我可愛的孩兒，妳領受着尼紗，避去家庭生活的耽憂，避去苦惱了妳母懷的悲悼的情熱好些呢！好，來罷，我底愛兒；來在救主底母親像前，執着這位神聖的僧侶的手與妳底憑死的母親的手發誓罷，那麼，妳在上帝的面前定不會背叛我的。妳想罷，這結局是我不得不為妳而救助妳的生命；若妳不守我的信約，妳將把妳母親的靈魂墜在永劫的苦難中去呢。

“啊，母親，妳為什麼要這樣的說呢？啊，宗教，它是我的毒害，同時也是我的幸福，它破滅了我一生，但同時也能慰藉我！你呢，我的情熱的可愛而可憐的對像，這個情熱到垂死的時候還苦着我呢。

啊，斜克塔，現在你可以見得出我們的運命殘酷者是誰了！……滿溶着眼淚地，我倒在母親的懷內，約定了他們要我相約的一切。傳教師向我宣布了可怖的誓詞，把從未束縛過我的僧衣給我了。母親呢，威嚇着我，如果我破壞了我的信仰，她是要咀咒我的；她又吩咐了在迫害我們的宗教的異教徒中，應嚴守的神祕後，即抱着我要絕氣了。

“在最初我尙不知道我的誓約的危險。滿腔的熱力，其實的基督教徒，而以脈管內流着西班牙的血爲榮的我，在我的周圍並不會見出有值得給手於他的男子；我誇耀着我除了母親所信的上帝而外，不有另外的丈夫。啊，但是我見着了你，年輕而美麗的奴隸，我被你的運命所感動，我敢然的在森林的焚火傍邊來向你說話：啊，那時我纔感覺我的誓約的嚴重了。”

亞達娜說完了這些話時，我捏着拳頭，用威脅的眼目向着牧師吼去：

“你那樣向着我褒獎的宗教就是這個樣兒麼！死滅罷，奪去了我的亞達娜的誓約！死滅罷，與自然相矛盾的上帝！喂，巫陽！你究竟到森林內來作什麼的？”

“來救你的心上人用一種可懼的聲音說，來鎮靜你的情慾，誹謗者，來防止你而使上帝不致怒及於你的！孩子，一出世間即抱怨你的痛苦，這是你應有的事！但究竟何處是你的痛苦的印跡？何處是你所受的不義不正呢？什麼是你的德行，足以使你有嘆怨的權利呢？你對於世上有什麼功績？你做了些什麼善行呢？噫！可憐虫，你不過給我一些慾情看，就敢於咒罵上帝了！你如果像我一樣，在山中流居了三十年後，恐不致這樣早地談判上帝的心意

罷：那時候你可以覺悟你自身什麼也無知，什麼也不是，你可以知道有罪的肉體所不應受沉重的責罰，恐怖的痛苦是毫不有的。”

老人的眼目所射出來的光線，胸前所垂着的鬚鬚，霹靂的言語，都使他像神靈一樣。我被他這樣的威嚴所屈脅，我終俯伏到他的腳下去求他饒恕我的一時的激怒。

“我底孩子”，老人發出使我感着後悔的柔和的音節回答說，“我底孩子，並不是爲我自己纔來斥責你；對的！你亦不爲無禮：我在這山林中祇不過作得稀微的事，上帝再沒有比我更無價值的從僕了。但是，我底孩子，祇是上帝是毫不應當譏議的！如果我是侮逆你了，請你原恕我；但我們聽你的姊妹的話罷。這或者還有可以救助的方法：我們毫不放棄我們的希望。斜克塔，能將希望抬高到善德的

宗教，纔是最神聖的宗教！”

“我底英年的朋友”，亞達娜又繼續的說，“你是見着我的掙扎的證人，但你亦不過祇見得其中的最小的一部分：其餘的我都避着了的。真的，在佛羅里得的焦灼的沙上滴着血汗的黑奴，也不會比亞達娜更不幸了。我雖是始終勸你逃亡，但我相信你離開了我就是使我致死的；我雖是很畏懼着與你共同逃亡，但却始終切望着到森林的蔭闇中去……啊！因此我祇有離去兩親，朋友，祖國！因此連我的靈魂亦祇有死滅（這雖是可恐懼的事！）但是你底姿影，阿，我底母親，你的陰影始終都浮在那裏，都以它的受難來責難我！我聽着它的呻吟，我見着地獄的火把妳燒盡。夜間則憔悴而充滿了幻影，白晝則祇有荒亂的不安；晚露滴在灼熱的膚上則即刻的乾去；啓唇呼吸涼風，則不特無涼味而反燃燒着我的氣息。離

了人羣，在荒寂的深邃中以朝夕相伴，但尤感覺着我們中間有一道不可飛越的溝渠，這是如何的痛苦阿！在你的足下送着我的一生，當成你的奴隸來相待奉，到世間的一隅去爲你預備餐食與床褥；這就是我最高的幸福：但這幸福我能觸着而終不能享着呢。啊，我有不曾想過的計劃麼。我這悲憂的心中，有不曾描出的夢想麼！當我凝視着你的時候，我竟想出與罪孽一般的愚望：有時我願與你是世界上獨存的生物；有時想着如神靈來斥責我的可懼的情慾時，我願這個神靈自歸絕滅，祇要我是懷抱在你的腕內，縱然與上帝及地球的破片一同滾到無底的深淵也可以的！就是……這雖羞於出口的，就是在永劫將要毀滅我的現在，就是將要立於無寬容的裁判官前的現在，以及爲順從母親而樂於見着我的貞操毀盡我的生命的時候，不錯！這雖是一個可懼的矛盾，

我仍然抱着我不會屬於你的悔恨！……”

“我底女孩”，僧侶搶着的說，“妳的苦悶惑亂了你的心呢。妳放任着那樣的情熱的昂憤，是少有正確的，這亦不能說是適合於自然；但這並非心中的深孽而乃是精神上的惑亂，在上帝看來，恐亦不致深咎的。所以以後妳應當要離開這些衝動，它並不適合於妳的無邪。但是，我親愛的孩子，妳的過渡的幻想，使妳太畏懼妳的誓約了。宗教並不要求超乎人力以上的犧牲，它的真實的感情，中庸的德行，較之矯急的感情及所謂英雄主義的強制的德行還有價值的。真的，我可憐的迷途的牝羊，縱然妳是敗北了的，親切的牧者的基督，仍要尋妳到羊羣中去的。懺悔的至寶將要授及妳；要瀑泉一般的血纔能從世目洗去的罪惡，祇要上帝的一滴眼淚就夠了。所以，安心罷，我底女孩，妳的狀態是需要安靜的；



我們一同來禱告上帝罷；它是能醫治它的從僕的一切傷痕的。如果能如我的希望，上帝願意把妳從病苦中救出，我去求助格伯克（Quèbec）的大僧正：他有解除妳那樣單純的誓約的所需的能力；那末，妳就可以同妳的婚夫科克塔在我的傍邊過活了。”

聽着了老人的這些話後，亞達娜發了一個極長的啞聲，這個啞聲，祇不外是表現她的極端的痛苦罷了。

“說什麼呢！”她情熱地揉捏着兩隻拳頭說，“還可以救助的麼！還能夠除我的誓約的麼！”

“是的，我底女孩”，教父回答着說，“這還可能的。”

“已經太遲了，已經太遲了！”亞達娜高聲地說。

“啊，我是應當知道還能成爲幸福之身的時候而不得不死的麼！爲何我不會早些遇着這個敬虔的老人

呢！那末，今天我同你，同基督教徒的斜克塔是享受着如何的幸福呀……有尊嚴的牧師慰藉我們，安心我們……在這曠野之中……一直到我們死……啊！那會太幸福了呢！”

“安靜些罷，”我捏着不幸的地的一隻手說，“安靜些罷，我們還可以成爲這樣的幸福之身的。”

“不會，不會，”亞達娜這樣的說。

“爲什麼？”我這樣的問。

“你還不知道一切，”可憐的處女高聲的說，這是昨天……在暴風雨中的事……我將要破棄我願誓。我將要把母親墜到地獄的火焰的淵潭去了；母親的咀咒也將加到我的身上，我將要欺詐救助我的生命的上帝了……你吻着我的顫慄的兩唇時，你不知道你不過是偎抱着的一個死骸呢！”

“啊，天！”僧侶驚嘆的說，“妳做了甚麼呢？”

“教父，我犯了罪！”亞達娜睜着眼睛的說，“但是我不過毀滅了我，我救得了我底母親的”

“一切都講完罷。”我滿身驚駭的說。

“我說完罷！”亞達娜繼續下去，“我知道我的性弱：我離開小舍時即帶起來的……”

“什麼？”我恐佈的再說。

“毒藥！”教父說了。

“以經在我的腹中了，”亞達娜自語般的肯定說。

火把從隱者的手中落去，我死狂般的倒在羅伯池的女兒的身傍；老人把我們兩人抱在他的腕內，在黑闇中的臨終的床邊，一時溶混着我們三人的悲泣。

“振作起來，振作起來罷！”健勇的隱者不久即把火點起來這樣地說，“不要把寶貴的時間失去了；

不屈的基督教徒啊，我們向着禍患的攻擊反抗罷；頸項圍起繩帶，頭上撒着灰粉，跪在全能的上帝膝下去求它的慈悲，去順從它的心意罷。或者還不過遲，啊，我底女兒，妳昨晚就應當向我說明的。”

“噫！我的教父，”亞達娜說，昨晚上我是尋找過你的；但是上帝責罰我的罪過，竟使你離遠我了。自然一切方法都不中用的；因為就是善於處置毒茶的西印度人，對於我所取的毒茶亦無救助的方法。啊！斜克塔！見着毒茶不會如我所想像的那樣快來致害於我時，你想我是如何的驚異呀！我的愛情加倍了我的力量，我的靈魂，不能即早地離開你。”

現在擾亂亞達娜的話語的，已經不是我的歎歎而是野蠻人所特有的狂亂了。我捩搔着我的腕臂，我咬嚙着我的指掌，我似狂人一般地在地上的輾轉。老年的僧侶，以無上的和禱來周旋於我們姊妹之間，

而爲我們浪費着無數的救助的手段。以他平靜的心胸及年長的責任，來爲我們年少者講談哲理，他的信仰，比較我們的情熱還使他的音調溫柔而熱烈些。四十年來，每天都在山上以獻身於神人的僧侶，有不像在上帝之前，終生在以色列 (Zsraël) 高原燃着的篝火 (Holo causte) 的麼？

噫！僧侶雖想得些藥來救助亞達娜的苦痛，但一切都歸無効了。疲瘁，悲痛，毒藥，以及比集合一切毒藥還更致命的情熱，都混合起來強奪這朵曠野的山花，傍晚的時分，可懼的徵候就顯現出來了：一般的痲痺攫著了亞達娜的四肢，她的體面已經開始冷却了。

“撫着我的指頭看罷：”她說，“不是已像冰一般的冷了麼？”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恐怖竟使我毛骨悚然

了。

結局亞達娜又繼續的說：“我的愛人，昨晚你撫摩着我的手時，還使我發生戰慄；現在我已經感不着你在觸接，聽不着你的聲音；連洞窟中的一切物件，也漸漸的見不清了。小鳥在歌唱麼？現在太陽恐也要西沉了嗎？斜克塔，陽光在野外的我的坟上定是美麗的呢！”

亞達娜見着她所說的話竟使我們溶溺在淚泉中時又再向我們說道：“我的好朋友們；請饒恕我罷；我太微弱了，但不久我或者會更強些的。這樣年輕中，心中還很希望生存的時候即不得不夭折去！啊，主靈啊，憐憫我罷；救助我罷。你以為我的母親可以滿足，上帝可以饒恕我的行為不呢？”

“我底女兒，”善良的牧師流着眼淚，而以有傷痕的顫慄着的手指拭着說，“我底女兒，妳的一切的

不幸，都由於妳的無知：妳的野蠻的教育，必要的知識的缺乏使妳夭折，而不知基督教徒是不能自殺的。但是，安心罷我可憐的羔羊 這既由於妳的心的單純所致，上帝亦能饒恕妳的。妳底母親及指揮她的無知的僧侶的罪比妳還大：他們以他們的能力來強迫妳作了無考慮的誓約；但願上帝亦有平和給他們罷！迷信及無宗教的真正理解的危險，你們三人已經給了一個可恐懼的例了，安心罷，我底孩子：探究妳的心臟者，是以妳的清淨無邪的意欲，來裁判妳而決不根據妳的可罰的行爲的。

“至於妳的生命呢，啊！孩兒，如果妳安眠於上帝傍邊的時間來了，妳就離去世間亦算不得怎樣的損失！縱然妳過的生活是孤寂的，妳亦知道一切的苦痛了：如果妳證明了社會的害毒，如果妳漸接近歐羅巴的地岸而聽着舊世界所發出來的遙長的悲嘆

時，妳將如何着想呢？茅舍中的賤民，宮殿中的華貴，在這俗界中都同樣的苦痛悲嘆着；有與平民的婦女同樣哭泣的皇后，也有從帝王的眼內，流出可驚的淚泉！

“妳所悲嘆的是妳的愛情麼？那末，我底女兒，妳亦應當同樣的哭泣一個幻夢了。妳知道人類的心麼？妳能估定人類的常變的欲望麼？那末，妳計算在暴風雨中海洋所捲起的波數還好了。阿，亞達娜，犧牲與善行，並不是永恆的繩帶；厭淡有隨着美滿而來之日，過去有可以計為毫無價值的，那時人祇有感着微賤而可輕的結合之無味了。孩子，最美滿的戀愛，自然是造物者所手造的最初的男女。上帝為他們建得有樂土；他們是無邪而永恆的。他們都有完整的身心而相滿於一切，夏娃 (Eue) 為着亞當 (Adam) 而生，亞當亦是為着夏娃而來。但是連他們



兩人都不能長久的維持着這種幸福的狀態，其後的人還有能長久繼續的夫妻麼？對於這個人類最初的結婚，不可言諭的結合，當時妹即爲兄妻，夫婦愛與同胞愛同匯於一心，一方的純潔即增進他方的歡欣等，我毫不願同妳講了。一切的結合都是受了擾亂的；人們奠獻羔羊的草原中的祭壇，亦有嫉妬侵入，亞伯拉罕（Abraham）的天幕，連母親的死亦忘去而享樂着的族長的寢床，都是被它支配着的。

“所以，孩子，妳的結婚，較之耶穌基督亦會降臨的神聖家族還足以自誇純潔，自耀幸福些。現在詳細的告訴妳，使妳免去家庭的煩鎖的心憂，口角，相互的非難，不安，以及床褥間的一切祕着的痛苦罷。女子新臨產一次，她的苦痛亦新加一次，所以她常是含着眼淚去納采的。所以祇是失了一個嬰孩也就是如何的痛苦喇，自身所乳哺的而却死於

自身的懷內！悲嘆之聲盈於山谷；失了孩兒的拉夕爾 (Rachel)，是誰也不能安慰的。人間的愛戀中所伴着的痛苦是這樣的強，所以在本國時常見着有受帝王寵愛的貴婦，亦奔出宮庭而隱埋尼庵以斷絕其激動的肉慾，因為它的歡樂，終亦不過是痛苦的。

“妳或者要說：最後的例是與妳無關的；妳的野心祇不過是欲與妳所選擇的人在一個樸素的茅舍中生活；妳所追求的，不是結婚的氤氳，而是青年所稱爲「戀愛」的狂癡的心醉嗎。但這一切都是幻滅，妄想，空虛，以及不健全的想像而來的幻夢罷！啊，孩子，我也曾經驗過心胸的煩亂；我的頭不是今天那樣的禿，我的胸亦不是這樣的靜。請妳聽我的經驗罷：如果一個人永恆的傾心於情愛中，而不斷地委給於常來的新感情時，無疑地有一種寂寥及一種愛力，使之並立於神靈的，因為這是至高

者的兩種永遠的歡樂。但人的心靈，在其中即漸生出了倦怠，而絕不能以充實的熱情來愛同一對象的無論怎樣相愛着的人，都常有兩心所不能同感之點，時間久流下去，這即足以使生活發生破綻的。

“孩子，最後我還說人們最大的邪惡，就是沉醉於幸福的時候而遂忘去了其中不可避免的死的弱矣美夢是應有破滅的。無論你的幸福是怎樣，你的美麗的顏容，早遲是要變為定型的敗姿——如坟墓給與亞當的子孫一樣；那時即是斜克達的眼目，亦不能把你從土塚內的姊妹中辨識出來。戀愛的王國，是不能伸張到柩內的蛆蟲上去的。我還說什麼呢！（啊，都是空幻中的空幻！）對於泥土底這個空幻的威力我還談什麼呢？啊，孩子，你還願意聽我展開下去麼？如果有一個人死了幾年之後，再回到世間來時，就是他死時為他流着最多的淚漣的人，也不

珍樂於迎接他的；人是這樣快的迎合新的伴侶，人是這樣易於習慣於他物的。所以人們自然是這樣的變幻無常，我們的生命，就在親友的心中也是這樣地無價值的。

“所以，孩子，你感謝這樣快速地就把你從悲慘的深谷贖出來的神意罷。童女的白衣及燦耀的花冠，已在雲端裏為你備着；天使們的女王，已經在這樣地向你呼喚了：

「來罷，我正需的從僕；來罷，我可憐的鳩鳥；來罷，來在姊妹叢中的純潔的席上坐罷，她們都是將美貌與青春獻給於人類的事務，獻及於兒童的教育與懺悔的偉業來的。來呀，你神祕的薔薇，來安息於耶穌基督的懷內罷。你自擇的葬柩——婚禮的床褥——絕不致欺你；天堂的丈夫的擁抱，是久遠而無窮盡的！」

太陽的最後的輝耀，屏息去了風響，大千世界，都滿蓋着安靜與平和，老人的這樣溫平的話語，把我底戀人心中情浪鎮慰下去了。現在她祇是關心着我的痛苦，祇是想如何能使我忍受着因她之死而得來的悲傷。有時她說祇要我承認乾了我的眼淚，她卽死亦是幸福；有時她談及我底母親，又談及故國；有時她更使我回憶起過去的痛苦以紛解着現在的悲哀，她更勸告我須得有忍耐的力量及男子的毅德。

“你並不是永遠不幸的：”她說，現在上帝這樣地試驗你，也不過是使你更能憐恤他人的苦痛罷。啊，斜克塔！人的心恰似某一種樹一樣，自身不會受着斧斤的傷痕時，絕不會流出芳油來醫癒人類的創痛的。”

這樣的說了過後，她又轉過去求牧師的慰安：

如她所給與我的一樣；她這樣輪迴地慰解着人又受着人的慰解，在臨死的床褥上授着有生命的言辭，又接着有生命的話語。

其中僧侶更增加着熱忱起來，她的已老的骨骼，受着博愛的熱情而益壯，一方時時地調合着藥濟，燃燒着燈火，重新着床褥，一方以感佩的話語來談及上帝，談及正義者的幸福。信仰的炬火執在手上，他彷彿先下陵墓去為亞達娜指示出驚異的神祕一樣。這個卑小的洞窟，充滿着基督教徒的死的悲壯，天上的神靈，亦無疑的來注意着這個宗教的力量，獨自地向着情愛，青春；生慾鬥爭的戰場。

神聖的宗教終於勝利了，在它的勝利中，人所見着的，就是繼續我們的心情的激動而起來的一種神聖的愛鬱，在夜中的時分，亞達娜似乎恢復了些精力，她繼續唸着傳道師在她的床前所作的祈禱。

不久她即把手伸給與我，以幾不能聽聞的聲音向我說：

“奧塔利西底孩子，你還記着你說我是安慰你的最後時間的少女的那個初晚的事麼？這真是我們的運命的奇異的前兆呢！”

她暫爲停息一嚮又繼續下去了：

“我一想着我要永遠的與你別離了的時候，我的心情，又起了一種再生的慾望，而幾至使感覺戀愛的力量授了我以不死的能力了。但是，啊，上帝！任隨你的心意罷！”

“亞達娜沉默了幾時後又纔說：

“我現在祇有求你饒恕我從來使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我以我的嬌吝及浮氣而使你太苦惱了。斜克塔，身上所蓋着的一簑的泥土，遂成了我們的無限的間隔，而永遠地將你從我的不幸的重擔解去。”

“饒恕妳麼!”我湧着眼淚的回答說,“你的一切的不幸,不是因我而來的麼?”

但她遮住我的話說:

“我底朋友,你使我太幸福了,如果我重新過着我的生活時,與其在我底祖國中安靜的居住,我仍然願意在不幸的逃亡中,而得暫時地愛你的幸福。”

到此,亞達娜的聲音不能繼續下去了;死的暗影,泛在她的眼簾與唇邊了;她的指尖弋遊着的尋觸着不可見的物件;她用極低的聲音,開始與不可見的神靈交談。不久,她努力地試取着她的項上的十字架,但她也失去了解取的力量了;她終於祈我自身去取而向我說:

“我第一次同你說話的時候,你在我底胸前曾見着這個十字架在火光中裏燦耀過;這就是亞達娜的唯一的財產。這是羅伯池——我們底父親——在



我未生的稍前給與我底母親的。啊，哥哥！請你把這個家寶收下罷，把它保存起來作為我的不幸的紀念罷。你在感覺生命的苦痛時，你去求不幸者的上帝的救助罷。啊，斜克塔，我最後還有個一個請求呢。朋友，我們在俗世的結合真是這樣的短，但是在這個生命之後，還有一個更長的生命。一想起要永久的別離你，自然是一件可懼的事！但今天我不過是先發一步，我在天國是等待着你的呢。如果你是愛我的，請你改皈基督教罷，它是準備着我們的再結合的。它在你的眼前已經顯現了一個極大的奇蹟，因為它使我得安靜的與你作別而不致死於絕望的苦悶中。但是，斜克塔，我不過要求你一個單純的允約罷了：因為我很知道要求你一個有儀式的誓約是足以惹起悲苦的。這種誓約，恐亦足以使你從比我更幸福的女子分開的……啊，母親！饒恕你的

女兒。啊，聖母囉！息止你的憤怒罷。我又回復到我從前的性弱來了，啊，上帝，祇許我想念你的事罷。”

因痛苦的難堪，我終允許了亞達娜在某個時期中改皈基督教，隱者見着這樣的光最時，急把兩腕伸向着洞窟的穹窿說：

“這是時間了，正是招喚上帝來臨的時間了！”

他剛把這話說完，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使我不得不跪下而垂頭於亞達娜的床脚面前了。牧師打開了一個祕處，內面封閉得有一個蓋着絹紗的黃金製的遺骨壺；他在前面俯伏下去深深地拜禱。於是洞窟中突然地光耀起來，人們彷彿可以聽得出空中有天使的妙語及天上的豎琴的鏘聲。待隱者從神櫃中取出神聖的壺器時，我更覺得上帝自身從山脊中出來了一樣。

僧侶把聖杯打開，用兩指取出一個雪白的聖餅，一

方唸着呪文，一方走進亞達娜面前去了。這個聖者一般的女子呢，恍惚地兩眼向着半空，她的一切的痛苦，似乎已經消去，她所有生氣似乎集中在口邊：她半開着嘴唇，敬虔地尋着神祕的麵蘆中的上帝。其後神聖的老人，把一片棉絲浸在聖油中，用來拭擦亞達娜的顛顛；他把這臨終的女兒注視了一晌，即突然的發出了以後的強毅的話聲：

“去罷，基督教徒的靈魂，去再合體於妳底創造主罷！”

我抬起我垂着的頭來，望着盛有聖油的壺器說：

“這個藥劑是能再給亞達娜的生命的麼？”

“是的，孩子，”老人執着我的手腕說：“是給她以永遠的生命的！”

“亞達娜已經絕氣了。”

說到此地來，斜克塔不得不第二次的中斷他的故事了。他的淚泉湧汜，他的話不成聲，這個盲目的長老打開了胸襟，從內面取出亞達娜的十字聖像來。他說：

“這就是那不幸的紀念！啊爾勒，我底孩子，你可以見得着！我已經不能見着了！告訴我，經過這樣久的日月了，黃金還不會褪色嗎？你在上面看得出我的淚痕麼？你能認出一個聖女所吻過的地方麼？爲何斜克塔還不是基督教徒呢？是怎樣的政治上的無意義的原因及祖國的觀念，使他到現在還固守着祖先的錯誤呢？噫，我不管它了，我不能再遲延了。大地已經在向我吶喊着：「死日將到了，你還不皈依聖教麼？……」啊，大地！你將不有久待於我了：不久當有一個僧侶把這由苦痛而蒼白了的老頭，浸在聖水中裏去返還童年，同時我亦願再結

合於亞達娜的……但是我們把我的未完的故事告終  
結罷。”

## 埋 葬

啊 爾勒：今天我毫不想斜述亞達娜死後的我的心靈的絕望，以我現在所有的情熱是不能描寫它的。我底封閉着的雙目，應得再向太陽打開，去向它計算我在它的光照下所傾瀉的眼淚；真的，在我爲着亞達娜所流的眼淚還未乾斷之前，這個燦耀着的月光，應得先倦照於肯達其（Kentucky）的曠野，浮泛着我們的小舟的溪河，應得先爲枯斷它的水流！整然的兩天，我不會了解得僧侶的話語。爲勉於鎮靜我的苦痛，這個卓越的隱者，從不會用過

俗世的空虛的道理；他把我抱在他的腕內；他祇說：“我底孩子，這是上帝的願望呢。”如果我自身不曾經歷過，我絕不相信皈依基督者的這樣少許的語話中，竟包含得有這樣大的慰安的。

這個上帝的老從僕的溫柔，可感動的語調，以及不撓的堅忍，終於克服了我的悲痛的頑強。我見着我使他流淚時，我感覺羞恥了。我向他說：

“教父，那太過了：一個青年人的情熱，是不應擾亂你的平和之日的。讓我把我底婚妻的遺骸負去罷：我要把它安葬在這曠野的片角上的；如果我還有生存的命運，我要努力的使我成為值得亞達娜所約的不朽的婚禮的人。”

教父見着我的勇氣的不意地回復，竟歡欣得顫慄了。他狂喜的說：

“阿，基督耶蘇的血喇，我底神聖的教主的血

喇，我認着你底功德了！他無疑的救助了這位青年了。啊，上帝，願得完成你的功績：這個煩惱的靈魂，願得再使平和，對他的所遭的不幸，祇留給謙遜與有益的回憶與他罷！”

正直的老人，拒絕把羅伯池底女兒的遺骸委給與我；他提議召集他底新信徒們來，依照基督教的一切來規律盛大的埋葬她；但這回被我拒絕了。我向他說：

“亞達娜的不幸與德行，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所以她底坟墓亦應得由我們底手來隱着地開掘，亦應得分有這個隱密。”結局我似同意了，我們決定於翌日的旭日東昇時，到「死林」的進口的天然的岩橋下去埋葬亞達娜；我們又決定徹夜的在這個聖女的骸體傍邊訴禱。

黃昏的時分，我們把這尊貴的遺體遷移到洞窟



的北邊的進口去，僧侶用歐洲的亞麻布片把它裹上了。這個布片是僧侶的母親所織，而爲他從祖國帶來的唯一的財產，他許久就決定了拿來供他自身死時所用的。亞達娜睡在山中的含羞草的草場上；脚，首，雙肩及胸襟的一部都是張露着的。她底髮上可以見得一珠已萎了的木蓮……這正是我爲使她能有生育，而摘來飾在這處女的床頭的。她的雙唇，似採來後經過了兩日的薔薇的花蕾，周圍浮泛着悲戚與微笑。她的兩頰，現出光耀的白暉，上面浮走着幾股青筋。她的美麗的雙目已把眼簾蓋上；她的謹嚴的兩脚，整然地相並依靠着。純白的兩手，拱壓着胸前的黑檀的十字聖像；誓約的肩衣，圍繞在她的頸項周傍。她彷彿是被憂鬱的天使及無邪與死的兩重睡眠所美幻：我從不見有更神聖的姿像了。假使不知道這個少女曾經呼吸過大氣的，誰也要把

它認爲是一個睡眠着的處女的影像。

僧侶的祈禱，終夜不會停止着，我呢，沉默地，坐在亞達娜的葬牀的枕畔。啊，當她生前睡眠着的時候，我曾時時地把這美麗的頭抱在我底膝上！我曾時時地傾身去聽嗅她的呼吸！但是現在呀，沒有一股聲息從這寂然的胸前出來，待着這個美姬的醒來也是無益了！

月亮在守喪的徹夜上投着慘白的灰光，它在夜的正中起來，彷彿是來哭友人的靈柩的白衣巫陽。瞬時它即將憂鬱的祕影泛瀉在林梢，這是它好於談與老朽的樅木及陳舊的海岸的。老僧時時將有花的木板浸入聖水，繼復盪搖着這個潤濕的枝幹，使天的香液，芬芳着這個幽深的闌夜。有時他又以古風的節奏，唱吟着太古的詩人名約伯 (Job) 着的詩句，他歌道：

我已如野花般的凋萎；

我已如野草般的乾脆。

悲苦者爲何被給了光明，

心哀者爲何被給了生命？

老人這樣地歌了。他的帶節奏而沉重的歌聲，在曠野的靜寂中響亮着。上帝與坟墓的名稱從一切的回音，一切的溪流，及一切的林蔭中迴響出來；維爾機尼 (Virginie) 的鳩啼，山中的川溪的濤聲，呼喚旅者的鐘韻，都融合在他的挽歌聲中。人們似乎在「死的森林」內，聽得有死者的遙遙的合唱，在應和這隱者的歌聲一般。

不久，一縷黃金色的光線，從東方流出。梟鳥

在岩石上面啼叫，黃鼠歸了榆樹的洞巢：已經是埋葬亞達娜的時候了。於是：我把骸體負在肩上，隱者攜着手鋤走在前頭。我們由一岩又下到他一岩，年老與屍體，都使我們的行程緩慢了。在森林中把我與亞達娜尋出來了的犬，現在却雀躍地又把我們引導到另一條路上，我見着這種情景，我不覺淚透兩頰了。時時地，亞達娜的在朝風中裏舞弄着的長髮，像黃金色的紗巾一樣地垂在我的目邊；時時地我又被她的骸體所疲倦，致我不得不將它暫放在蒼苔上而坐在傍邊以恢復我的體力。我們終久達到了我們在苦痛中所擇定的地點；我們走到岩橋下去了。啊，我底孩子！一個野人的青年與一個年老的隱者，在曠野中面對面的跪着，用他們的手來為一個可憐的少女——屍體安放在他們傍邊的枯乾了的溪河的河牀上——開掘着坟墓的光景，如果你能得見，你是

起如何的感慨呀！

我們的工程完成過後，即把這美麗的屍骸搬運到它的泥牀中去了。噫！我曾夢想過爲她準備着另一種睡牀的呀，那時，我手上捏一握的灰土，死也似地沉默着，最後的望着亞達娜的面容。但終久我把永眠的土鋪上了十八歲的少女的額上，亞達娜的模範，漸漸地消去，她的音容，亦漸漸地藏入了永遠的幃幕；現在祇還有她的胸部一時地突露在黑色的土沙外，如像白色的百合花，具出在陰暗的泥土中一樣。最後我高聲的說道：

“羅伯池喇，看你底孩子埋葬你底女兒罷！”

永眠的泥土，完全的蓋着亞達娜了。

轉到洞窟過後，我通知僧侶我決定住在他的傍邊。但精透地知道入心的聖者，即刻把我的心意及由痛苦而來之策略知道了。

他說：“斜克塔，埃塔利西的兒子，亞達娜還生存的時候，我曾懇請你住在我的傍邊；但現在你的事情已經變了：你應當回你底祖國去。相信我罷，孩子，痛苦不是永恆的。人心亦不是無盡，所以苦痛早遲亦是要告完結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極大的悲慘，因為連我們的不幸亦不能維持久長。回到墨斜斯北去罷：回去安撫你底母親，她是日夜都在哭泣，她是需得你幫助的。如果遇着時機時，可以早些皈依你底亞達娜的宗教，並且記着你曾允許過成為有德者及基督教徒的。去罷，我底孩子，她的坟墓有我看守的。上帝與你底姊妹的靈魂，及你底老友的心情是不會與你分離的。”

岩窟中人的話是這樣的；他的威嚴之大，他的智慧之深，都使我不得不服從。翌日來我即去告別我的尊嚴的主人，他把我抱在胸前，給了我最後的忠

告，最後的賜福，及最後的眼淚。我走過坟墓前時，驚異的發現了一個十字架，直立在死者的上面，像打破了的帆船，人們還可以見着它的桅幹一樣。我想這一定是隱者在晚間到這裏來祈禱了去；這種友愛與宗教心的淚眼表記，竟使我的眼淚泛流了。當時我想把墓穴打開再看一次我底愛人，但一種宗教上的恐懼，終於使我停止了。我坐在新掘過的泥土上一隻手肘撐着膝頭，頭即依在手內而沉入於極悲傷的幻想去了。

啊，爾勒！這是我第一次真劍地冥想着我的生活的空虛，及我們的計劃之更空虛了。噫！我底孩子，這樣的沉想，有毫不作過的人麼？我現在已不過是由幾許的星霜而色白了的老鹿；我的年齡，可以與烏鴉相比了；我底頭上雖然重疊過去了許多時日，我雖然經驗過了我這樣久的人生，但我從不曾遇過

有不曾被幸福的夢想所欺  
傷痕的人表面看來是極爽快。  
昔亞 (Alachua) 草原中的水  
澄靜而清麗，但若你注意的看，  
道它的水中尚含養得有一個極大

在這悲愁的地方，這樣地見着日出又見着日沒，  
到翌朝鸛鳥的初鳴時，我纔準備着離開這個神聖的  
墓地。我終於像離開境界線而投入於美德的新生活  
一樣地離開了。我三次的呼喚了亞達娜的靈魂；曠  
野的精靈在墓穴的下面回應了我三次。其次我又向  
着東方倒拜；在遠處的山路上，竟見着隱者去到一  
個不幸者的住家，我又跪下去緊密地抱着坟墓，我  
高聲的說：

“可憐的女兒！安靜地在這異鄉的土中入睡！  
你的情愛，你的逃亡，及你的天死，都應當有酬報，



啊，但連斜克塔現在也要離棄妳了！”

我傾注着眼淚，在這大自然的紀念碑的腳下，留  
着一個更神聖的紀念碑——美德的微小的坟墓，我  
離開了。

## 尾 章

納其部落的塊塔利西的兒子斜克塔把這段故事講給歐洲人爾勒聽了。老年人們傳說與他們的孩子，我這個遠國的巡禮者，復忠實地將西印度人說給與我聽的記載出來了。我在這個傳說中，見出了狩獵民與耕作民的生活的圖示；見着了人類的第一個立法者的宗教；見着了與光明，博愛及聖書的真精神相反的無智與迷信的危險；見着了純潔的心中所起的情熱與德義的鬭爭；更見着了基督教對於激烈的情慾與非常的恐怖——即對於愛與死——的勝利。

當一個西米諾爾 (Siminle) 人講談這個故事

與我聽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很含有教訓而富於美性的，因為他在這個故事內面曾編入了荒漠的鮮花與茅棚生活的優美，以及簡潔的敘述其中的我所不願包含得有的痛苦。但是還剩得有一件事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訪問了神父阿不里的去向，但誰也不能告給我。如果司掌一切的神靈不曾揭現了我的追尋，我將永遠的不知道了。以後就是這件事的經過。

我經過當時爲新法蘭西南邊國境之墨斜斯北河岸，而欲賞覽這個國土之北方的另一個偉觀的乃亞革拉 (Niagara) 大瀑布。到了瀑布的附近亞干諾西窩尼 (Agannonosionis) 的舊國土，在一個朝上欲穿過一個平原時，我見着一個女子坐在樹下，膝上抱着一個死了的孩兒。我輕微地走到這個年幼的母親的傍邊，我聽着她在訴說道：

可愛的孩兒，如果你不死去，你的手是如何的優美地抽了弓，你的臂是御制了熊怒的狂，而且，在山巔之上，你的脚步的快，定能追逐了跑着的牝鹿。岩上的白鼯，這樣的青春就到了亡靈之國了麼？你在那裏怎樣的生活呢？打獵來哺養你的父親，是不會在那裏。你將要受冷凍罷，而且誰個精靈也不會拿毛皮來溫擁你的，阿！我應當早些到你那裏來，來爲你歌唱，來給你以乳懷。

年幼的母親用着顫慄的聲音歌唱，一面把孩兒放在她的膝上慰搖；她用着母親的乳汁來潤濕他的兩脣，她不惜以給生者的一切的照拂來給與這個死了的孩兒。

這個婦人依着西印度人的習慣，想把她底孩兒放在樹枝上去乾曬過後，纔拿來合葬在祖先的墳墓。

她把嬰兒的衣服脫去，在他的唇上渡了一會氣說：

“我孩兒的靈魂，可愛的靈魂嘍，你底父親在我的唇上接吻而創造了你，啊！但我的兩唇，竟不能給你以第二的生命。”

她說了過後，即解開懷襟，抱着這個僵冷了的骸體，如果神靈不曾禁止了那給生命的氣息，孩子定能在他底母親的溫懷中甦生了。

她起來物色那一株樹的樹枝纔能支託她的孩兒，她選了一根載着紅花的楓樹，上面垂飾着花綵旒而發散出馥郁的芳香。她一隻手攀下一條樹枝，一隻手即將孩兒的軀體放上，手一鬆放，樹枝即帶着藏於芳葉內的無垢的遺骸而復還於原處了。啊！西印度人的風習，是如何的觸動人呀！在你這荒涼的原野，我曾見過克拉蘇氏 (Crassus) 與克扎 (Cassius) 等的壯麗的墓碑，但這野人的空中的坟墓，及

蜂蝶放香，西風繚繞且夜鶯爲巢而唱出怨訴的歌曲之花草靈塚，還足以使我徘徊些。若是一個情人所親手掛在死的樹枝上的年輕女郎的露體，若是一個母親放在小鳥巢中的愛兒的遺骸時，那種風情，則是更覺倍加了。

我走到了在楓樹腳下嘆息着的女人的側邊；把手放在她的頭上而發出三次痛苦的聲音來。以後我無言地與她一樣的攀了一條樹枝來拂去了簇集在小兒的屍傍的飛虫，但我却注意的不致驚駭了傍邊的一隻鳩鳥。印度女子向它說：「鳩鳥喲，你若不是我兒的已飛了的靈魂，你定是一個的尋物作巢的母親。把我這些頭髮銜去罷，這是我已用不着以機那油(Esqnine)來洗的了。銜去給與妳的小寶寶睡罷；願偉大的神靈保佑他們！」<sup>25</sup>

其間母親見着這個不知的異方人的溫情好意之

時，竟歡欣下淚了。我們正在這樣地經過時，一個青年前來說：

“悉呂塔 (Geluta) 的女兒，把我們的孩子取下來；我們已經不能在這裏久為停留，在東方發白時我們就要出發的。”

於是我說

“朋友，那末，我願望你有晴和的天氣，極多的馴鹿及海狸皮的斗篷與好的希望。你不是這個曠野的人麼？”

“不是的，”青年這樣地回答，“我們是在逃亡的人，我們要去尋一個新的住地。”

戰士一面這樣的說，一面把頭垂在胸前，用他的弓端來打擊着野花的頭尖。我知道這段歷史內面定含得有傷心的眼淚，我遂默不作聲，婦人亦將小孩再從樹枝上取下來遞給與她底丈夫了。於是我說：

“今晚可以讓我到你們的住處去圍火麼？”

“我們是沒有住家的，”戰士回答說，“如果你願同道，我們到瀑布傍邊去野宿罷。”

“我很願意的，”我說。於是我們窻一道出發了。

不久我們就到了發出吼狂的瀑布傍邊來了。這個瀑布是由發源於耶里野湖 (Iac Ervie) 而流入於翁塔里窩湖 (Iac Ontario) 的乃並革拉河所形成，它的垂直的高度竟達一百四十四尺。由耶里野湖到瀑布間的乃亞革拉河之水勢既速，到了落下的瞬間則已非河而儼如一洶潮奔投到張口的深潭的海一般。瀑布分爲兩支流而呈一馬蹄形，在兩流瀉下之間掘成一小島，上面垂着一切的蒼樹而浴於波濤的碎沫中。向南墜流的水股，先捲爲一大圓壩形而旋復展爲一雪白的氈布，在太陽的光照下，反射出一



切的色彩；向東滴下者，則直墜於陰殿的黑潭內，儼然如大洪濤的水柱一般。無數的美虹，彎曲交錯於深淵的上空，流水觸着岩石時，則反撥爲水沫而紛飛於樹林間，看來有如一大火的綠烟一樣。幾多的松幹，及野生的胡桃，以及削峭的斷岩，形成了幻景而裝飾着這個絕景；順風吹來的鷹鷂，在潭水的深處盤旋，加加狸（Carcajous）用易曲的長尾懸於低垂的枝端，窺待着深潭中流來的麋熊等的屍體。

我正在驚喜的觀眺這個絕景時，西印度人夫婦離開了我的側邊了。我走上瀑布上面的河流去尋找他們，不久即在一個與他們的哀悼之身相稱的地方發現了。他們同着幾個老者睡在草上，傍邊放着用獸皮包裹着的人骨。我完全被這瞬時所見着的物件所驚異着了，於是在年幼的母親的傍邊坐下說：

“這究竟是什麼呢，姊妹？”

她回答說：

“兄弟，這是祖國的土地，這是祖先的遺骨，它是隨着我們逃亡的。”

“那末，為何你們成爲這樣的不幸了呢？”我又高聲的問道。

瑟呂塔的女兒又回答說：

“我們是納其人的遺族。法蘭西人爲他們的同胞復仇而虐殺了我們的種族過後，殘存着的弟兄們卽從敵人的手中逃到鄰國七袈袈 (Ohikassas) 人處去避難，我們在那裏已安靜地住了許久了。但在七個月以前，維爾機尼的白人，竟來把我們的土地佔領，說這是歐洲的一個國王給與他們的。我們祇有仰天嘆息，負着祖先的遺骨，走上了曠野之路，我在途上竟臨產了。但因爲太過於痛苦了的關係，乳

汁變朽因此我的孩兒亦致於死命了。”

年幼的母親這樣說着，用她的頭髮拭去了眼淚，我亦隨着的哭泣了。

但不久我說：“姊妹，我們禮拜偉大的神靈罷；一切都是由神意來的。我們在世上不過是一個旅人，我們底祖先亦曾與我們一樣；但我們走完了路途時，我們將有一個安息地方的。如果我沒有妳以爲我是輕言的白人的恐懼，我要問妳曾聽聞過納其人斜克塔的事了？”

西印度的女子聽着這幾句話時，即舉目注視着我說：

“是誰向你講過納其人斜克塔的事呀？”

“這是知慧。”

我回答後，西印度的女子纔說：

“我所知道的，我都告訴你罷，因爲你既把蒼蠅

從我底孩兒的軀體拂去，又說了關於神靈的善語。我是斜克塔的養子的歐洲人爾勒的孫女。受了洗禮的斜克塔與我的不幸的祖先爾勒都在大虐殺的時候死去了。”

“人總是出痛苦而入於痛苦的。”我垂着頭的回答，“那末，妳更能夠把教父阿不里的消息告訴我麼？”

“他不是比斜克塔幸福些的，”西印度的女子說法蘭西的仇敵其羅克斯人（Chéroguais）依着救護行旅的鐘聲，而侵入了他的教區。教父阿不里本來是可以得救的；但他不願拋棄了他的教徒，他仍然駐紮着來給他們一個勇於往死的模範。所以他終於受了極殘酷的火刑，人們始終不曾聽得他的致上帝抱恥及祖國失榮的話來。當他受刑的時候，他不斷的爲着殺害者祈禱，也不斷的爲着犧牲者矜憐，其

羅克斯人們想要從教父的身上，剝搏出一些弱點來看，竟把他的一個教徒殘酷的切傷了手脚，拖到他的腳下來了。但出乎他們意表的，青年竟倒跪着來吻吸教父的傷痕，教父亦高聲地向着他說：我底孩子，現在我們是處在的天使與人類的共同觀覽之前的。”於是西印度人們遂大為發怒，將紅鐵貫通了他的咽喉以妨止了他的說話。到此教父不能再為安慰他人而絕氣了。

“其後，聽說見慣了野蠻人之善能忍受痛苦的其羅克斯人，亦不得不說是教父阿不里的平靜的勇氣內面，含着有他們所不可知的要素，而超越着地上一切的勇氣。其中更有受着教父之死的衝動而改皈基督教者的。

“隔了幾年過後，斜克塔從白人的地方轉來，知道了教父的慘死，即出發去收拾他與亞達娜的遺

骨。他到了從前教村所在的地方時，他幾乎不能辯別了。池塘破堤的泛流，草原變了泥沼；天然的岩橋已經奔倒，亞達娜的坟墓及「死的森林」已經被它的破片埋藏了。斜克塔在這裏徘徊了許久後，即到從前隱者所居的洞窟，他見着入口已被荆棘與芝莓等封去，其間有一隻牝鹿在哺乳小鹿。他坐在昔日爲亞達娜守夜的岩上，那裏也不過見着征鳥落下來的幾翎羽毛罷了。待他在那裏傷心下淚時，從前僧侶所眷養的一尾青蛇，突然從側近的林藪中匍出來纏繞着他的腳脛，斜克塔遂把這獨存廢墟中的唯一的相知溫抱在懷裏了。奧塔利西底兒子曾說於晚夜將到時，他覺得幾次的在薄暮的霧靄中見着有了亞達娜與教父阿不里的亡靈，這些幻影竟引起了他的神聖的顫慄及哀戚的歡情來。

“斜克塔空然的尋不着亞達娜及僧侶的坟墓，

待他將要離開此地時，忽然洞穴中的牝鹿跳過他的前面而到教區的十字架下停住了。這個十字架已經半沒於泥沼中，木柱上橫生着蒼苔，塘雞(Pelican)時來住在它的已朽了的橫木上。斜克塔以為這是知恩的牝鹿，指示了它的主人的坟墓，他去掘開從前供祭壇用的岩石，下面果然現出一男一女的遺骨來。他毫不猜疑這不是僧侶及處女的骸骨而為天使所埋葬於此者：於是他用熊皮來裹上，像殺人的箭筒在肩上的鳴響一般地把這可貴的骨骸背回他的故鄉去了。到晚來，他即拿來枕在他的頭下，他時入了愛戀與善德的夢鄉。啊，客人；這就是兩人的遺骨，連斜克塔自身的也混在其中呢？”

西印度的女子說完了這一段話後，我即起來走到這些神聖的遺骨前面去無言地拜下了。以後我即大步的走開，一面高聲的說着：

“一切都去了，善良的，德高的，情愛的！啊，人嚟！你不過是瞬息的夢境，沉痛的幻夢；你的存在，祇不過是爲的不幸。你的形成，祇有由你的心靈的憂傷，及你的思想的永遠的悲感罷了！”

整個的晚上，我都沉溺在這樣的冥想中；次日天明時，主人夫婦即與我作別了。青年戰士們劈頭先行，他們的妻子則殿在後面；前者負着神聖的遺骨，後者則背着初生的嬰兒；老人們徐徐地步行在中間，這樣在他們的祖先與後裔之間，在舊的回憶與新的希望之間，在已失了的故鄉與將來的住地之間步行去了。啊！人們這樣地離去了他的故鄉的土地時；從逃亡時所過的山丘上再回顧着他們的生家的屋蓋；回顧着憂鬱地，繼續流過故國的荒郊的村舍中的溪流時，那是如何地眼淚奔放的呀！

負着祖先的骸骨，在曠野中流浪地求着新土地



的西印度人喇，在你們的日暮途窮中時亦曾給我以親切的看顧的西印度人喇，我現在一事也不能回酬你們，因為我也如你們一樣，隨着他人所欲地漂泊着，而且我的逃亡是更為不幸，因為連祖先的遺骨也不曾攜帶在身邊呢。

## 爾 勒

到了納池地 Natchez，爾勒 (René) 爲從合於印度（美洲印度人）人的風俗，不得不娶了一個妻子；使他一點也不與她同住。一種憂愁的傾向，使他走向樹林深中去，在那裏終日地獨自一人過着，好像野蠻人中的野蠻人樣。除了他的寄父斜克塔與紫沙里 Rosalie（納池地的法蘭西殖民地）要塞的傳道師蘇埃教父以外，他幾乎完全與誰也沒有交涉。這兩個老年人在他的心上都佔有非常大的影響：斜克塔是以一種太過的溫慈和霧，蘇埃教父卻正與此

相反的，而是以一種極端的嚴格。自從那個盲目的長老將他的經歷講於爾勒聽了的那個海狸獵殺之後，爾勒從不願提及他自己生涯經歷來。可是斜克塔同傳道師，都很切望地願意知道是怎樣不幸的命運，使一個名門的歐羅巴人，引起了這不可思議的決斷而要葬身於路易汜央 Louisiane的曠野。爾勒常常指出他之所以拒絕不願提及的理由，是因為他自己的生涯的經歷，祇是限於他的思想同感情的緣故，對於其他的人是很少興趣的。他又說。

“論到決定我到亞美利加來的動機呢，那是我應當將牠埋在一個永久的遺忘中好些的。”

像這樣子的連這兩個老年人也不能夠將他的秘密訊探出來地過了幾年之後，他由外國傳道會收着了一封從歐羅巴寄來的信。這封信就這般地倍增了他的憂愁，他竟連兩個老年朋友也都避開了。但他

們祇是益發更加熱心地敦促他打開他的胸懷；他們對此都是極其慎重，柔和，懇切的，所以他到最後終亦不得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了。因此他與他們約定了一天，祇為講述他心靈中的祕密感情，並不是談及他生涯中的冒險和經歷，因為這些他都還不曾遭遇過。

在土人所稱為“花月”的那一月的二十一日，爾勒來到了斜克塔的小舍中。他伸着臂膀，扶着長老走到墨斜斯北 Meschacebé 河畔的一株黃樟木的樹下去了。不一會，蘇埃教父也來到了這約會的地方。曉日正昇起來；在不遠的原野上可以望見納池村與村中的桑林，及望去好像蜂巢似的許多小茅舍等。在右手沿着河岸，橫着有法蘭西的殖民地同路沙里要塞。天幕，半建築成功了的家屋，將在手着的城岩，黑奴的蔽蓋葉的農圃，白色人與印度人的集團

等，在這個小小的地方，正表現出開化人的生活與原始人的生活的一種奇特的對照來。在這種光景的背後，在東方，則太陽正開始從亞巴拉昔山 Apalaches 的重疊的山巔間出現，亞巴拉昔山呢，則正是在那天空中的黃金色的輝耀中將自己的天藍色浮現出。在西方，則墨斜斯北河之波浪正在一種壯嚴偉大的寂靜中流着，而將這一幅風景之緣邊，形成了一種無邊境望不斷的偉大。

青年與老年傳道師，對此美麗的風景很歎賞了一會，他們對那不能同樣享受賞玩這種自然美的盲目長老也覺得非常哀憐可惜的。以後，教父蘇埃同斜克塔就在樹腳下的綠茵上坐下了，爾勒也在兩位長者之間取好了他的位置，稍沉默了一會，他就向着他的兩位老年朋友講述道：

“在開始講述的時候，我竟不能禁止我自己不

一種羞恥之念。可尊敬的長者們！因為以你們心中的平和與這四周圍繞着我的大自然的安靜，而我的心靈中卻是不斷的煩擾與不斷的不安，這些實在使我羞愧面赤了。

你們將要怎樣可憐我哦！我的永遠不斷的不安；你們將會覺着是怎樣可哀憐的一件事哦！已經飲乾了人生痛苦之杯的你們，對於一個無力量無勇氣的青年，而且只能在自己的內心，獨抱痛苦，對誰也不能抱怨悲嘆這由自身所造出的罪孽的青年，將怎樣着想呢？唉！不要裁判他罷：他已是受着過重的楚罰了！

為產生我，我的母親喪失了她的生命。我是藉着鋼鐵之力，從瀕死的母親腹中取出來的。我有一個長兄，他是只以是長子的緣故，蒙着父親的垂愛的。我呢，卻從極小幼年的時代，就被委於他人之

手，而離開父家遠遠的生長着的。

我的氣象是急燥的，我的性質是很易改變而不定的。一會兒是跳躍歡喜的，一會兒又立即是安靜憂鬱的；當我聚集了我的少年同伴在我四周時，但之後我又立刻離開了他們，獨自去坐着眺望那天空中的急行的雲，靜聽那茂葉上的雨滴的聲。

每一到秋天，我就回到父城，父城是建在一個遙遠之地的森林的正中的一個池畔。

在父親面前我總覺得胆怯而拘束，祇有與我的姐姐亞美麗一道時，我才感覺得愉快與滿足。姐姐的年齡是只比我稍大點，性情同趣味的一種甜美的相合，使我緊密地與她一致着。我們倆愛一道兒去山岡上攀登，去湖水上盪舟，去樹林中的落葉上徘徊：那些散步的回憶，到現在依然是使我的心靈充滿着無上的快樂的。哦！童年時代以及故鄉之幻生

影，你們永不會失去你們的甜蜜的麼？

有時我倆並着肩一言不發地靜靜走着；或傾耳於秋風之沉重的怒鳴，或傾耳於足下所愁踏着的枯葉之悲音；有時我倆在無心的遊戲中，又去追捉那草原上的燕，與雨丘上的虹；有時我倆又低咏我們歎賞這大自然的美景的詩歌。在我的少年時代，我是崇奉美士 Muses神的：在情熱的新鮮中，是再也沒有比十六歲時的心中，更富有詩趣的。人生之朝正同一日之朝一樣，是充滿着純潔，想像，與和諧的。

在日曜日與有祭祀之日，我常常在那大森林中，傾聽那通過樹林而來的，呼喚村人去禮拜的遠遠的鐘響。我將身子支靠在一株小榆的樹幹上，在沉默中靜聆着那敬虔之幽音。那鐘聲的每一個顫動，就在我真純無飾的心靈上，將那田園的生活，孤獨的



安靜，宗教的魅力，與我幼年回憶中的，那帶有愉快的憂鬱和惆悵，都描寫了出來。哦！那有比聽着自己故鄉之鐘聲而不顫彈的心，更傷痛的！這個鐘是充滿着快樂而顫動於他的搖籃之上，是宣布他的來到世間，是在他心臟上劃刻最初的鼓動，是將他父親的神聖的狂喜，他母親的更形容不出的痛苦與喜慰來報告於周鄰的！當我們浸沈於那故鄉之鐘聲中時，宗教，家族，故鄉，搖籃，墳墓，過去，將來，這一切的一切都發現於那幻惑的夢想中了。

誠然的，亞美麗與我，比誰都更富於嚴肅而柔和的感情，因為我倆都從上帝，或從母親處得來一些心底的憂鬱。

正當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徒然得了病，不到幾日的光景，他已經是在地下的墳墓中了。他是躺在我的腕臂中絕氣的。所以我從給我生命的人的嘴唇

上，得嘗了死的滋味。這個印象是非常的深切，我到現在仍不能得將牠忘去。在這個時候，第一次，靈魂的不滅，很明顯地在我的眼前現出了。我不能相信，這在我眼前橫着的無生命的肉體，就是我的一切思想的根源，我感覺得這定是由其他的泉源來的。像這般想着，我就在一種幾乎近於快樂的神聖的深憂中，盼望有一天，我亦能融合於我父親之靈。

又有一種現象，使我的這種崇高的想像更強固些。那就是我父親在棺中躺着時的容顏，很有一些巍然崇美的表現。這種不可思議的神祕，豈不是吾人不滅的一種徵兆嗎？知道一切的死，豈不是在那犧牲者的額上，刻上彼岸之祕密的嗎？在墳墓中，豈不會有些永生的偉大的顯現嗎？

亞美麗因被痛苦所壓倒，已退住在一個塔中了。在那裏她靜聽着，在歌的克式（Gothique）城的弓

形門下所反響出來的，送葬的僧侶的歌唱，與那葬儀的鐘聲。

我陪送我的父親，到他最後的寢床。泥土掩埋了他的遺骸，永遠以及遺忘，都使盡牠們的力量來把他向下壓去。就在那埋葬的當夜，在他的墳上所存有的，只是漠然與不關心了。除了他的子女外，對於其他的人，他已是似乎在這世上，從沒存在過一樣了。

我的長兄承續了遺產，所以我不能不離開父家，在同亞美麗就去寄身於老的親戚家中了。

停立於人生之迷路的第一步上，我對這人生世事，即一件一件地考慮着，而不敢去輕於嘗試。亞美麗時常向我談及宗教生涯的幸福，她有時兩眼滿含深憂，緊緊地注視着我，說她之所以殘留世間，只是爲有我這唯一的牽繫。

這些敬虔的談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懷，因此我時常將我的脚步，移向那新住地附近的一個修道院去；有時我竟想將我的整個的生涯，穩適於其中。啊！還不會離開人生之港，就將這生涯的船程終了的人們是多麼幸福呀！他們絲毫也不像我這樣徒存無益的生活着。

生活於無止境的不安中的歐羅巴人，不得不建築隱遁所的修道院。我們的心愈不安愈煩亂，我們就愈渴望平和與安息。在我本國的那些開給不幸者與弱者的僧院，常是建築在那幽穩的山谷間，在那兒使他們的心，起一種漠然的不幸之感，與一種期待一個棲息隱遁所的盼望。有時也有建築在那什麼也不能避目的高岡之上，在那兒使充滿着宗教信仰的心靈，好像高山之植物，將牠的馨香，如祭品一般地向天奉上一樣。

我現在仍能想見那古舊僧院中的池水與森林的壯嚴的融和；在那僧院中，我是會想隱埋我的生涯，使不致受運命的變幻所翻弄。到現在，於那傍晚日落時，我仍覺在那足音回響，寥無人跡的廊下徘徊。當明月正半照在那弓形圓柱之上，而將他的黑影投射於對面的牆上時，我就站立起來，去眺望那標識墓地的十字架，與那橫生於墓石之間的高深的青草。哦！遠離人類而過活的人們！從人生的無言的安靜，渡到了這死的幽默的人們！站在你們的墓前，這世界的一切，在我心上是怎樣地空虛無味呀！

不知是因我自己的易遷的性質的原故，抑或是因我對於寺院生靈抱了一種偏見的原故；我突然改變了我的意向，我決定去旅行了。當我告別我的姐姐時，她將我緊抱在她的兩腕中，但她卻很有一種快樂的表情，好像她是歡喜願意與我分別的。因此，

使我對於人類的友誼之無常，不得不起了一種痛苦的感念。

但是爲情熱所充滿的我，仍是勇往直前地，獨自投向這多波瀾多風暴的世海，雖然何處是港岸，何處有暗礁，我尚完全不知道。首先第一，我就拜訪那已經沒落了的民族：我向那兒走去，我生在那會已經有過強盛發達的及才績可紀的羅馬希臘之廢墟上，在那裏，宮殿已被埋於塵埃之中，帝王的墓陵已被沒於薊草之下了，哦！自然之威力，人間之薄弱！一莖之草，常穿過了這硬石中最堅寔的大理石，但是啊！這曾經有過大權勢的死者，對這些滋生的草，怎樣也不能將她除去喇！

有時，我看見一根很高的圓柱，孤獨地豎立於沙漠之中，正像一個爲歲月與不幸所蹂躪荒蕪了的心靈中，有一個偉大的思想，時時浮現一般。

我終日地，在一切的事件中，在一切時間中，只是冥想這些紀念物。一時，那曾經望着建築這些城市的基礎的同一太陽，今日在我眼前，又很壯麗地，在這些城市的荒墟廢跡之上，投射牠的西落的餘暉；一時明月又出現於純淨無塵的空中，在兩個半崩頹了的古墓之間，將那蒼然的墳墓，映入我的眼簾。我相信，時常在這使我的幻想愈漸增強的天體的光線中，我看見了那回憶的精靈。沉思地並坐於我的身旁。

但是我已倦於在那些墓穴中去掘發，因為在那裏我時常播動塵土，並不是稀罕的事。

我願意尋見，在榮生着的民族中，是否比那已消滅了的民族，有更多的德行，或較少的不幸。一天，當我在一個大城中閑步着，走到一個宮殿背後，在一隱僻荒涼的庭內。我發見了用以指示因一犧牲

事件而成名之地的一個石像（此處的石像即倫敦白宮後面的夏爾二世 la statue de charles II 之像）我已爲此地的寂靜所驚倒了；祇有風繞着這悲劇的大理石嗚咽。勞動者在石像脚前漠不關心地休憩着，有的石工一面用唇噓作歌聲。一面工作。我訊問他們，這個紀念像所表示的是什麼：有的人不能夠回答我，其他的人就將他所聯想及的可怕的事件隱而不信。對於人生的事變與我們生存之無價值，再沒有比這更正確的量器了。在生前驚動全世男有那大名望的人物，他們成爲怎樣了呢？時光向前進行一步，地球之面也再更新一過。

在我的旅行中，我特別尋訪藝術家，以及那些在七弦琴上歌着神，與尊崇帝王，宗教，墳墓之民族的福祉的神妙的人們。

這些歌者是出於神聖之族，他們持有上天賜給



下地的唯一不可抗爭的才能。他們的生涯是同時朴實而崇高的：他們以聰明人的口讚美神，但他們又是人類中最單純的；他們對話是像諸神一般，或像小小的童兒一般；他們能講明萬有的法則，但對人生中最幼稚的事，卻是不懂的；他們對於死，抱有奇特的意見；但他們自身的死，卻是在不會感覺有死之中，而如初生的赤子般死去的。

在卡內當尼 Caladonie 的山上，那人們曾在曠野中聽過的最後的歌者，曾將一個英雄昔日慰藉自己晚年的詩歌，唱給我聽了。我們坐在四塊爲蘇苔所腐蝕了的石上；一條谷川在我們的腳下淙淙流着；一隻牡鹿在相距不遠的一個樓塔廢墟間食着草；海風正在可拉 Cona 的荒野颯颯吹噓。而今，同是高山之女的基督教，已將十字架置於摩芬英雄的紀念碑上，也爲阿西戎使他的琴聲悲鳴過的同一河流之

岸，振響了大衛的豎琴。如色馬之神好戰般地愛好和平的基督教，在梵加爾作過戰場之地牧着羊羣，在雲端之間散佈平和的天使，以代替其間居住的好戰幽靈。

那古與美的義大利以牠的數不盡的偉大藝術品給示於我。當我徘徊於那些宗教藝術所供奉的壯麗的殿堂之中時，我是帶有怎樣的一種神聖的詩意的戰慄哦！那些圓柱是怎樣迷宮也似的！那些穹窿與半穹窿是怎樣不斷地相繼續着！如能昇到那些殿堂的圓頂閣上，靜聽那四周的音響，將會有怎樣的妙感！牠們定如海中波濤之鳴嘯，牠們定如林中細風之微語，或正如聖殿之中，神人之音。是建築家，可以如此說，已將詩人之想像，造形出來，使成爲能觸於吾人感官之實物了。

但是直到而今，我這般勞倦着的，究竟我得着

了些什麼？從古人我沒得着什麼確定的，從今人我也沒得着什麼美好的。過去同現在，還只是兩個未完成的石像：一個是從年代的殘跡中取出的完全斷片；一個尚沒受着牠的將來的完成。

但是或者，我的老年朋友們，你們是常住在曠野中的，在你們聽我講述我的旅行話時，我之對於大自然的風光，從沒提及一次，你們不覺奇異嗎？

一日，我上到了一個海島的中央的一個噴火的火山噓特納 Etna 之巔。我看見太陽在我下面，從那水平線的無涯中昇起來了，西西里 (Sicile) 在我的脚下，縮成了點滴般大，海岸在四周遠遠地展開着。在這個鳥瞰圖中，河流在我眼前所現出的，祇不過如那地圖中所着的地理綫般；但是我一方的眼正在眺望這些景物，他方的眼卻已延到噓特納的噴火口了。在一陣漆黑噴煙之中，我看見了那為赤熱所燃

燒着的溶岩了。

一個爲情熱所充滿的青年，坐於火山噴火口之前，爲那些在他脚下目力幾不能及之處的居住生靈悲泣，哦！我的長者們！沒疑意的，你們也是感覺得可憐的。但是由此，你們對於爾勒，抱一種怎樣的感念呢？這種光景正是他的性格與他的生活的一個模型。在我的全生活中，我正是這般緊望着我眼前的一個漠無際涯的創造物，而同時深淵在我之旁，也是大張其口的。

講到最後幾個字時，爾勒就靜默起來，突然沉入幻想中了。教父蘇埃很驚奇地看着他，盲目長老聽着青年中止了他的談話，也不知對此沉默如何解釋。

爾勒已將他的兩眼注向平原上很愉快地走着的一羣印度人身上了。突然之間，他的容顏上起了一

種深深感動的表情，悲淚從他的兩眼落下；他高聲喊着

“好幸福的野生之民！哦！我爲什麼不能享有那永伴你們的和平！我雖跋涉歷遍了這許多國，而所得的結果是極少，你們是安靜平和地坐於你們的櫟樹之下，不計歲月地樂渡你們的生涯。你們單純的智力是祇夠你們的需要，但是歸結來，你們所達到的智慧之境，卻是比我更進一層，正如兒童之在遊戲與睡眠之間一般。有時從過多的幸福中發生出的憂愁，觸傷了你們的心靈，但是，你們不一刻已將有過的憂愁忘去，又來仰望穹蒼，深懷感激之念，尋求依慕那垂衰可憐的野蠻人的不可知者。”

說到此處，爾勒的聲音又中止了，他的頭已低垂於他的胸膛之上。斜克塔於探索中伸出了他的手，握住了爾勒的腕柔和說道：

“我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

聽着這個聲音，亞美麗之弟就回復了他的意識。他很愧於自己的昏亂，就急忙向着他的寄父請了罪。

以後老年人又繼續說：

“我的青年朋友！你的心情正如海波之始終不停地動盪一般；對於使你這麼痛苦的過盛情感，你是應當節制的。縱使在人生的萬事萬物中，你所經驗遭受的比別人更多，然而對於這些事，你亦不應驚奇，因為一個偉大的心靈較之一個弱小的，是不得不受更多的痛苦的。現在你繼續講述你的事罷。你已經告訴了我們，你的歐羅巴洲一部的旅行，請你將你故國的事講些我們聽罷。你知道的我曾到過法蘭西，那美麗的國土也曾強固地牽繫着我的心。我愛聽人講到那位大酋長的事（此處的酋長，乃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他已死去了，但我曾到

過他那華美的幕屋。我的孩子！我現在祇不過能在我的回憶中追思想見而已。一個獨抱昔日之思的老人，好像林中的一株枯老了的擱樹一般。這擱樹已不能用牠自己的茂葉再來裝飾自身了，只能籍那寄生在牠枯枝上的其他植物的藤蔓，來稍稍遮避牠的“裸體”。

亞美麗之弟聽了這一段說話，也就鎮靜下來，繼續講述他的心之史。

“哦！我的父！關於這偉大世紀，我卻不能為你講述什麼，因為我只不過在我的童年時代，得見了牠的終結，到我轉歸故鄉時，已經什麼也沒了。我完全不是像一個法蘭西國民那般，遭遇過最驚奇最急激之變化的。都是突然從崇高的精神降為卑俗，從敬虔的信仰變為瀆神，從嚴格的德行淪入墜落。

我是多麼妄誕愚昧哪！我竟想在我的故鄉中，

再尋得出能靜息我的煩悶與不安之物——這種熱望是在仍何處，都緊隨着我的。宇宙之研究，不能教知我什麼，無知之中，亦尋不出較甘甜的來。

我的姐姐以一種解不透的行動，好像高興加增我的不愉快一般，在我到家的前幾天，就離開了巴黎 Paris。我寫信給她，言明我打算與她會合，但她急速地回覆我，以她因事業所關，行止不定的口實，來阻止我的訪問。此時，我對這見面時是冷淡的，分離時而形影全消的友情是起了怎樣一種悲愁的感念哪！對於不幸，是毫無抵抗的，對於幸福，卻更要較少了！

不久我覺出了，留住於我的故國，反比我漂流於異地他鄉更孤獨。在一個時期，我盼望投入那對我毫無意味，而我亦不願求了解的世間中去。我那在一切情慾中，仍沒被騷動過的心靈，尋求一個能



牽繫牠之物；但是我發覺了，我所給出的是多於我所受入的。世間對於我，並不是要求一種高尚的言語，亦不是一種深厚的情感。我所行的，只不過是要低下我自己的意見，使牠與社會的成爲水準。因此，在我一切所到之處，我都被人看爲夢想者，狂妄者，我自身也耽於爲這種腳色。日勝一日地，我更厭惡世事，我更厭惡人類。至終，我退到郊外，去渡那完全隱遁埋沒的生涯了。

最初，我尋出這陰沈獨立的生活，是充滿了快樂的。在人不知之中，我混入了那個集團，那個人間的廣漠的荒原！

我時常坐在那人跡少到的寺院中，在那兒幾時間幾時間地，完全沉入冥想之中。我看見可憐的婦人來俯伏於神壇前，有罪的人們來屈膝於懺悔的桌前。但沒有一人不是帶有更愉快的面容歸去的。在外面

人所聽着的那低純的騷擾之音，牠們卻像情慾之浪  
波，世間之風暴，平息消滅於神殿之下。

偉大的上帝！在這神聖的避難所中，我的淚如  
泉湧，你在暗中是明察的。你知道多少次，我是投  
在你的腳前，求你將我從這生存的重荷中救出來，  
或是在我的內面，改換一個新人！哦！誰不是時時  
懷抱這種需要：要再生，在歲月的急流中要反幼，  
要將他的靈魂再浸入生命之泉！誰不是時時感覺爲  
自身的罪之重負所壓，而又無力去作點偉大的，高  
貴的，正義的事！

傍晚一到，我就上了我那隱蔽所的歸途，但我  
必在那橋上，稍稍躑躅，以觀紅日西落。太陽灼照  
城市的濁空，好像世紀之鐘之擺，緩緩地振動於黃  
金的流液中。我也立即偕同黑夜一道歸去，通過那迷  
宮也似的寂寞小道。當那些住屋的燈火映入我我的

眼中時，我就馳思於這些燈火所照的痛苦與喜樂的世界中了。同時，我悲嘆，在這多居住的家屋中，我卻一個朋友也無。當我耽入這些冥想中時，歌的克式的塔中，正發出了那報時的鐘聲，牠的音響與那各寺院的晚鐘之音，相互應和，真使到那遙遠遙遠之境。啊！每報一個時辰時，在那塵世之中，豈不是又掘新墳墓，豈不是又在淌新的眼淚麼！

這在初使我的感覺愉快誘惑的生活法，沒過好久，竟使我感覺耐受不住了。我倦於始終是這同樣的光景，同樣的心情往轉返覆着。我細細省察我的心，我詰問我自身，究要尋求什麼。但是這些，我自己也不能明透，突然之間，我相信森林之中定能使我快樂。我這急促地決意要隱居於田舍的荒涼中，本是一件將在着手的事，但是我卻覺得他是比世紀更長，曾經早已有過了的事。

我熱烈地擁抱這種計劃，正像我對於一切的決意所抱過的一般，我急速地出發去隱埋於林中的草舍，正像我前者登上旅行之途一般。

人們非難我：所抱的嗜好是不定的，在同一幻念之下，是不能持久的，是空想的奴隸，這空想似乎快樂的繼續就是痛苦般的，急速追到我的快樂之底；人們非難我常是超乎了我所能及的目標之外。啊！但是我祇不過爲本所趨，尋求一種我自己尙解不透的幸福。是我的罪麼，我所到之處，所見着的祇是那些對人間而作的界限？是我的罪麼，我覺人生最後之目的也是無價值的？但是我感覺我愛那人生的單調的情感，若我仍抱有那種愚妄相信幸福，我當在習俗中去找尋牠。

絕對的孤獨與自然的光景，不久使我浸沈於一種言說不出的情態中了。無父母，無朋友，可以說

在此塵世中，只是孑然一身，誰也沒有愛我的，我也不愛誰，我是爲一種過剩的生命力所壓倒。有時我突然地面赤了，我感覺我的內心，似有赤熱般的溶岩在流；有時我無意識地狂叫了，在黑夜我是同樣地爲惡夢與不眠所苦。我覺再填滿我的生存之淵，是缺少一點物品似的：我下到深谷，我登上高山，我使盡我的渴望之全力，呼喚一個未來的光明之理想之物；我在清風中擁抱着牠，我相信在溪流的嘆息中，我聽着了牠：一切都是這空想的幻影，空中之天體，就是生命之本源，也覺與這有關聯的。

這一切的安靜而又煩亂，貧乏而又富裕的狀態並不是沒有一些誘惑與甜美的：一日，我折取一個溪流之上的柳枝之葉作遊戲，在爲水波所送的在每一落葉上，我都繫載我的一個思想。但是一個恐怖他的冠冕失於突起的革命之中的君王，還不如我在

每一驚擾我的殘葉的事件時，所起的苦惱煩憂的活現。啊！人間的軟弱！從沒成爲老壯的人間的心幼稚！究竟在那兒我們的理性能降爲如何程度的美好兒戲！而且許多人們，豈不是將他們的運命繫載於，如我這柳之葉般的無價值的物件之上呢。

在我逍遙慢步中，所感出的那些時起時消的感情，我怎樣表明才爲好呢？情熱在心之荒野所喚起的音調，正與撞破那廣漠中深深的沈默之風聲以及水流之音相等。這些音響，聽去可以感覺快樂，可是要將牠表白言明出來卻是不能夠的。

在這種無定着的情感中，秋的來到將我驚覺了。我懷抱着歡喜踏進了這暴風惡雨的季節。一時，我願意我是在此風，雲，深霧之中往返鏖戰的鬪士之一，一時我又羨慕那在森之一隅，用荒草荆棘燃起那無拘束之火以暖手的牧者的命運。一聽見他那悲

愁的歌聲時，我就聯想及一切的民謠俗歌盡是哀音了，縱令牠們是爲幸福快樂而歌的。我們的心是一個不完全的樂器，是一個缺弦之琴，我們是被強迫着於那供給悲哀嘆息之調上，奏出歡樂之音的。

在晝間，我彷徨耽迷於那爲森林所限的大荒原中。如此我的夢想所需之物是極少的！狂風吹至我面前的一片枯葉，炊煙繚繞於葉落盡了枯樹之巔的小舍，顛慄於北風中的櫛樹之幹之苔，孤立的岩石，凋萎的枯苔悲泣着的荒涼之池！那遠遠高聳於谷間的小村的鐘樓，時常引起了我的注意；時常我的兩眼是追縱飛掠我的頭頂而過的鳥之行跡。我想像牠們所到的那些不知之境的風土情態，唉，我願意我是在牠們的羽翼之上！一種隱蔽的本能將我苦惱着，我感覺我自身祇不過是一個旅人而已，但是天之呼聲似乎不向我呼喚說：

“人間哪！該你航渡之期，還沒有到，須得等待死風吹起時，在那時，你就可以飛向你的心靈久所操憶的那不知之境。”

“哦！我所企望的暴風啊，快快吹起，將爾勒帶到另一生涯的宇宙中去”！

我一面這樣狂呼着，一面跨出大步地走，面部炎燒，髮兒爲風亂舞，冷雨不知，寒風也不覺，是快樂麼？卻是爲痛楚所苦的。唉！我是像完全被自心的惡魔所附着了。

寒夜，北風振搖我的草舍，驟雨像瀨龍的鉅流般在我屋頂上傾洩，從小窗間遙望過去，月兒在積雲之間，時而出沒演映，正像一隻蒼白的小舟，獨在汪洋大海中掙扎一般。此時我感覺生命之力在我的心底倍增，我竟有從此世界之中創造新天地勇力了。啊！若是我能將我所懷感的這般熱情分給另一



個人哪！哦，上帝！你豈不能賜我一個，正如我所渴望般的女子嗎？你豈不能像你對我最初的第一個祖先一般，用你的手從我身上取一根肋條，造一個我的夏娃給我嗎……

啊！上天所賜的美人！我俯跪在你面前，我將妳緊抱在我的兩腕內；我在永久的神前祈禱，將我此後的一生敬獻給妳。

哦！我只是孤獨的，在這廣漠的世間我只是孤獨的！一種解不透的憂鬱佔領了我的全身。我從童年時代所感覺的那一種人生的無味，現在卻能給與我一種新力。一時我的心不能供給我的思想之糧了，我除了由一種深沉的厭倦與愁傷之感而得知我仍在生存外，甚麼也不知道了。

在一個時期內，我打算與我這厄運對抗，但是我依舊漠然的，而且我也沒有戰勝牠的強固決心。

至終，我尋不出醫治我內心的這種一處也不在，而又無處不在的奇特創傷的特效藥來，因此我決意告別我這殘生。

至高者的祭司！求你恕我這爲天所播弄，幾乎失了理性的不幸者！我是滿懷宗教信仰的，但我又如叛教者一般思想；我的心是愛神的，但我的精神是誤解了牠的；我的行動，我的談話，我的感情，我的思想都不過祇是矛盾、迷妄、虛偽罷了。但是究竟人間是否時常知道他所欲求的是什麼呢？是否能夠時常支配他自己的思想呢？

友情，世界，隱遁所的平和，一切都同時棄我遠遁了。一切我皆嘗試過，但一切對我都是宿命的。社會排斥了我，亞美麗捨棄了我，要是最後孤獨也背叛了我，我手中將有什麼殘存呢？牠是最後的一片脆板，在牠之上我盼望能救起我這殘身，但是我

已感覺牠也在向溟淵沉沒哩！

我既決心要從生存的重荷中，將我自己解放出來，因此我極力打算要在最周到的用意之下實行這種狂舉。什麼也沒催促我的，我也不確定一個時間，因為我要在我生存的最後九分鐘內細細玩味。我又集注我的全力，做倣古人的模樣，要感出我的心靈的消逝。

但是此時我必須處置我自己的財產，因此我不得不寫信給亞美麗了。我在書寫之時，對於她的妄却我，不覺吐出了哀怨之言，我自己的心也毫無疑意的被那漸漸擁上心頭的感動之情所擠住了。雖然我想好了將我的祕密深深掩匿，可是慣於察覺我心底深外之波動祕密的姐姐，毫不費力地將牠看破了。我信中滿紙的牽強拘束之調，以及我問及我從未理會過的事，這些都使她驚愕了。她在當覆信的場合，

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突然親自來了。

爲要使你們很清白地懂得，我日後的痛苦將到怎樣劇烈的程度，是與我當日再見亞美麗時的歡樂的狂大相等的這件事，我必須請你們想到：亞美麗是我在這世間惟一切愛的人，我的少年時代的一切回憶的甜蜜一切情感，都是與她相混同的。啊！是這麼長久的時間了，我卻尋不着一個了解我，而我也能在他之前，傾吐我的胸懷的人！

亞美麗投在我的兩腕內向我說：

“你這不知恩義的，你去死，你的姐姐卻生存在世間嗎！你竟連她的心也猜疑了！你一點也不須得說明，你一點也不須得辯解，我一切都知道的；正像在你身傍一般，我一切都懂得的。你想欺瞞我嗎？你的思想情感在心底開始萌芽，我都是知道的。那都是由於你的不幸的性質，你的厭世之念，你的無

理而來的。你聽着！現在正當我將你緊壓於我的心胸之上時，我要你向我發誓，你必須說明，這是你最後的胡行，此後無論如何，你決不能加害於你自己的生命了”。

亞美麗一面這樣說着，一面用她那含情溫柔的眼光注視着我，又不住地在我額上吻着；啊！她完全像是一個母親了，但是卻有比母親更溫存的。哦！我的心又爲這些快樂所打開了，我像一個小孩子樣接受了這般慰藉。我完全服從了亞美麗的意見，她強求我作一個嚴格的發誓，我毫不躊躇地執行了，一點兒也沒測憶疑慮到，此後我還會不幸的。

我們有了一個以上的時間，同在一道親睦快樂着。每晨在以往我所有的只是孤獨的，現在卻能親聆我姊的聲音，在我的心底，我感覺了一種快樂與幸福的顫動。亞美麗有上天所賜的一種神聖，她

的心神她的肉體都具有同樣清靜的幽美，她的感情細致柔和是無盡的，她全體都是雅麗可愛的，而精神之間又帶幾分放逸的飄然仙意。她的感情她的思想，與她的聲音的吐出，正像音樂合奏的協譜一般；她是一身兼備着有女姓的害羞與愛情，天使般的清淨與調和的。

時間到了，我不能不償我自身的矛盾了。在我的狂妄中，我竟起了要親身經驗一種不幸的慾望，因為至少我是爲要有一種真的痛苦起見。這種可怕的慾望，上帝在他的忿怒中立即垂聽了我。

哦！我的友人們！我對你們是在作一種怎樣的懺悔與告白嚟！請你們垂察從我這兩眼所奔溢的熱淚罷！

我能夠這般繼續地告白出麼……我是許久不能將這祕密說出……但是，到現在一切都已完結了！

但是我的長者們！這件事務祈你們將牠永遠埋於沉默之中，務祈你們想到牠祇是在曠野中的樹下被講出的。

到了冬末，我覺出了亞美麗漸漸失了她的安靜與健康，但她卻使我恢復了我的。她漸消瘦起來，兩眼深陷，步履艱難，聲音也低啞了。一日，我突然發現她跪在一個十字像前悲泣。社會中的喧擾，孤獨的寂靜。我的在她身後與不在，白日，黑夜，她都感覺驚懼不安的。不自覺之中，嘆息已吐出了她的嘴唇；一點兒也沒疲癆，她卻想有一個很長的遠足，但走不一時，她卻已倦得舉步也不能了；她拿起她的手工來作，但沒作立即又放下了；打開一部書，卻一句也不能讀；開口說一句話，還沒講完，又突然悲泣起來，退向自己的房中去祈禱。

我費盡了心力，想探出她的祕密，但一切都是

枉然的。當我將她抱在我的腕臂中間她究竟爲什麼的時候，她卻帶着微笑向我說：

『想是與你同樣的性質的原故吧，究竟爲的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像這般情形，繼續着過了三個月，她的容態一天一天地更不行了。一種祕密書信的往來，好像就是這些眼淚的原因，因爲她隨着她所收的書信之內容的關係，有時現着很安心而快樂的，有時又現着很震動而憂愁的。最後，一天早上，我倆同在一道早餐的時間已經過了，但她還不見出來，我跑到她的房前輕輕敲門，但是沒有回應的聲音，我不得已，撞開房門去看，但是房中却人影也沒有。在壁煖爐的台上，我發現了寫有給與我的一個小包，我顫慄地將牠取到手中，我打開了牠，我念了內中給我的這封信。此信因牠將我此後的一切快樂都消止了的



源故，我從那以後，一直將牠放置從沒再開過。

### 爾勒弟展

我的弟，上天是可以給我作證的，爲減除你一分間的痛苦，我雖千死也不辭，但是不幸的我，卻一點也不能爲你的幸福。請你饒恕我像犯罪者逃避刑罰般地離開了你！對於你的請求我在你處住下，我本不能拒絕，但是我又實在不能不離開你……哦！我的上帝！求你可憐罷！

爾勒弟！你是知道我時常都羨慕修道院的生活的。現在正是我應順從天招的時候了。我爲什麼這般遲延呢？上帝因此要降責罰於我了。唉！我單祇爲你才存留於此塵世中啊……請恕我罷！我爲離開你，我的心神以及一切都昏沈錯亂到了萬分。

我親愛的弟！對於你那麼熱心反對的修道院，現在我卻真切地感覺牠的必要了。不幸既使我們永與

人類分離隔絕，這可憐的薄命者將有什麼辦法呢？……  
……我的弟！我感覺就是你也好在宗教的隱遁所內，  
尋得安息和平，因為世間所給與的一切，沒有一件  
適合配得過你的。

對於你的誓約，我不須得再提及了，因為我知道  
你出言的忠信。你已經發誓，你是為我生存的。  
世間那有比始終不斷地計劃如何斬斷自己的生命更  
悲慘的事呢？但像你那般性質的人，確是易於萌死  
念的！請相信你的姐姐罷，生存着實是更困難些的。

但是，我的弟，你務必趕快離開那個孤寂之地，  
牠是與你絲毫好處也沒有的，你快去尋些事業幹罷。  
我知道你對於凡為法蘭西民必須有一定職務的規定  
是非常不滿的，但是你不要輕視我們祖先的經驗與  
起慮。我親愛的弟！愈能從合於一般人，就愈少有  
些不幸的。

或者你結了婚，定能使你的厭世之念輕減一些。一個妻子，幾個小孩子就能使你有事做了。哦！那有不願盡力使你幸福的女子！你那火一般的感情，你那美好才能，你那高雅情熱的性格，以及你那崇潔溫純的願盼，這一切特徵，都可以向你證明，她必從心底將她的情愛與忠實獻上。啊！你將會怎樣愉快地恍惚地將她抱在你的腕臂中，將她壓在你的心胸上！她的一切願盼，她的一切思慮都只是緊緊於你身上的，因她為要使你不再起一絲絲兒苦惱煩悶了。她在你之前是完全可愛的，是如嬰兒般天真的：我的弟！請你，請你就以她作為你的第二個姊妹了！

我是去入修道院的……這寺院是建在碧海之旁，正適合我的憂鬱性格。夜間，在這小房中，我聽着那擊打寺院石垣的海波之音，我的弟！我回憶到我

與你在森林中的那些散步了，那時我們看見松樹之梢如浪一般的搖撼，我們豈不幻想過我們已聽見了海波之音嗎？

我幼小時代可愛的伴友啊！未必我將永不能再見你了嗎？在年齡上，我是比你稍大，你在搖籃中，我曾搖過你，我倆也常常同臥於一床，哦！有一日，我倆也將同葬於一墓！但是，這是不能的：我一個從沒愛過人的處女的休息之所，是應當在這聖所殿堂的冰一般冷的大理石下，獨自一人孤寂地永眠着的。

我不知我這半為眼淚所濕透了的字，你能否看得清楚。我的朋友，請你想到，橫堅或早或晚我們總會分離的。對於人生的不定與無價值，我有對你講到的需要嗎？想你還記得，那在法蘭西島 L'Île-de-France附近，因破難船而死的青年M在他死後的

幾個月，你取到他最後一封信時，他的肉體，早已不存在了。當你在歐洲開始爲他哀悼時，人在印度爲他起的悲傷早已完結了。人類究竟值得什麼，這般迅速地就從人的記憶中消滅了？一方的朋友還幾乎不能相信他的死耗，一方的朋友卻早已慰藉心安了！我親愛，我至親愛的爾勒！未必我的記憶，你豈不能這般迅速地從你心中消沒遺忘嗎？哦！我的弟！在今世，我與你分離了，這是爲在來世，我將永不離開地緊依於你的身傍的。 亞美麗

再者：信中附上我的所領的贈與狀，我切意地請你，不要拒絕我這友愛的印記。

這封信所給與我的驚愕，祇不過如在我腳下閃爍的電光。亞美麗定有什麼祕密隱藏了我。有什麼強迫她，這般急促慌張地要入修道院呢；想她在生存上，繫結於我的，只是因這友情的魅力，她不久

必一旦將我遺棄的。哦！她爲什麼來捏止我的決意呢？想她祇是出於一時的同情憐惜的衝動，才來在我的身傍，而不久又倦於這重難的義務，所以她才急急地離棄了，這在世間除了她以外，什麼也沒有不幸者。一個人是想到，他如止住了一個人不自殺，就是做了一切的善事的。我的心就這麼不斷地糊猜着，抱怨着。以後，我在自己心中又省察一次。我說：

『毫無恩義的亞美麗！若是你是處於我的地位，若是你像我，你已被失於你的時日的無味厭倦中了；哦！你的弟決不會遺棄你的。』

待我將信讀第二次的時候，我覺着牠是這麼悲哀；牠是這麼柔和，我整個的心都被感動了。突然之間，一個稍能給我頭緒的意見，浮上了我的心頭：我想像亞美麗定是感覺愛一個人，而不敢向我說明。

這種猜疑似乎能給我解釋得出，她的那般深憂，她的祕密的通信，以及她在此信中，所吐出的情熱之調。因此，我立即寫信給她，請求她向我說明她的胸懷。

她也立即回覆了我，卻是沒有將她的祕密向我說出。她只通知我，她已得着可以爲尼的許可，不久將要舉行宣誓禮了。

亞美麗的這般頑固，她的言語的奇妙，以及她的一絲兒也不相信我的友誼，這些竟使我忿而欲狂了。

躊躇了一時之後，我決定到B……地去，爲在我姐姐之旁，施我最後之力。途中，路過我的生長之地。當我看見了那些在牠們之下，我曾送過我生涯中唯一幸福日子的森林，我實在不能止住我的眼淚。這可懷戀之地，我終不能抵抗不與牠告一個最

後訣別的誘惑。

我的長兄已將祖業變賣了，新房主也沒遷移來住。我從長樅樹林的通道，走向我家的莊園，我徒步通過那些荒涼的庭院，我也時時駐足去停觀那些緊閉與半破毀了的窗櫺，那些寄生於牆壁下端的蒲草，那些散落於門前的樹葉，哦！還有那些門前的階梯，在那兒我曾時常站着瞻望我的父以及他的一些忠信僕從。現在路道卻都已經爲青苔所蔽，牆花也從缺碎與有空穴的石中生長出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看守者很急促地爲我開了門。我還在躊躇於踏進門闕之時，他已高聲問我招呼說：

『呀！你的相貌豈不很像前几天到這裏來過的一位女客人嗎？她將一走進來的時候，就昏倒於地了，我不得已祇好將她扶起送上她的車子。』

『啊！這如我一樣，也來到這個地方，尋找眼淚



與回憶的不識的女客人，這對我確是不難猜知的。

我一時用我的手巾掩蔽着我的眼，就這麼走進了我祖先的家屋。我走過那些有反響的房間，一路上所聽着的，祇是我的腳步聲。房中祇有那從緊閉着的百葉窗中，穿射過來的薄光微照着。我拜見了我母親因生我於世而喪失了她生命的房。我父親的休憩室，我的搖籃的放置處，還有我曾依於我姐姐的胸膛，對友愛發第一次深誓的房。一切的房間都是空洞淒涼的，蜘蛛在那些荒棄了的寢台上，早已織就了他的巢網。我急忙地退出這些地方，我大踏步地走，我的頭一次也不敢回顧。那姊與弟同在雙親的庇翼之下，渡過的那些幼小年月是太甜蜜太迅速了！人的家庭只不過剛有一日，上帝的氣息已將牠如煙霧般地吹散了。幾乎子還沒認識父，父也沒認識子，弟沒認識姐，姐也沒認識弟哩！擲樹望着

牠的擗果在牠的四圍發生長起，可是人類之子女卻不能如此的！

到了B……地，我尋訪着了尼寺，我要求面會我的姐姐。但是管事人回答我，她不能接見一個人。我就用書面將我的意見傳達於我的姐姐，她的回覆是：以她要將身奉獻與神的人，是不許起一點俗世之念的，若是我是愛她的，我當不以我的苦痛使她罣心。她又加上以下的幾句：

『但是，若你願意來到祭壇前，參加我的宣誓禮，列於我的薙髮式，那末，就請你爲我執行父親的職務罷。這個任務是唯一值得你的勇氣的，是唯一適合於我們的友情以及我的安息的。』

這種與我燃燒着的友情正相反的，冷淡頑強的態度，直把我投入激暴的顛倒中了。一時我幾乎決定了，立即舉步就走；一時我又願意留下，想去特

特擾亂那神聖的儀式。我竟起過了這麼罪深的念頭的。我打算在神壇之旁，以短力自刎，使我最後的嘆息之音，與那將我姐姐從我奪去的宣誓之聲，互相混合。尼寺的尼長通知我，她已經在聖所中爲我設好了位置，她請我出席於翌朝的聖儀。

次晨，曉日一昇起來，我就聽見了寺中第一次的鐘聲……快到十點鐘的時候，我在一種預知死期的苦痛之中，走向了寺院。如果曾經一次親臨過這種光景的人，將再不會感覺什麼能算爲悲慘的了，如果一次親臨以後，而仍繼續生存於世的人，將再不會感覺什麼能算爲痛苦的了。

寺中滿了的人衆。我也被引導到了聖所中我的位置前：但我對於我自己是在何處，是來作什麼的還幾乎完全不知地，就立即俯跪於地了。神父早已待於神壇之前，突然之間，那祕密的格子打開了，

亞美麗極其盛裝的，從其中慢步而前了。她是那麼美麗，在她的容顏上是含有那樣的神聖之光，因此，她在觀者之前，引起了一種驚奇與嘆美的騷動。我被那聖者的光榮之忍苦所戰勝，被那宗教的莊嚴所打倒，我一切暴亂的計劃都消滅了，我的氣力離散了我，我感覺我是被一隻全能的手將我束縛固定住了。我以前瀆神脅迫之處，現在在我心中，祇能尋出深深的崇拜，以及謙恭的嘆息。

亞美麗站入祭壇的天蓋下去了。這個犧牲，爲要使牠與這大的獻祭相稱，是在光與薰香中的聖神彌撒的燭光中開始的。在犧牲將捧奉之前，神父脫去了他的禮服，只穿着麻布的袈裟登上了講壇。他在一種簡單而悲壯感動的說教之中，講明那以身奉獻給神的處女的幸福。當他正說到這幾句：

『她是像這爲火所燃燒的馨香一般』

此時我感覺得似乎有一種偉大的靜息與天之芳香圍繞於講壇，我又感覺得我似乎是在一個神祕的鳩之翼下被保護着，我簡直相信了，我已看見天使降於神壇之上，帶起了芳香以及冠冕又昇上高天去了。

當神父完結了他的說教，他又穿上了他的禮服，繼續去行犧牲捧奉之禮了。亞美麗已爲兩個青年索尼所參持，俯跪於神壇最近的一級階上。我也被招呼上前去行使父親的職務。我的顫搖蹣跚的脚步聲，直使亞美麗暈而欲絕了。我是站立於神父之傍，爲的是好使我將被放置於我手中的薙髮之剪，遞給與他。此時我感覺我的血液又在沸騰，我的忿怒要爆發了。但當亞美麗恢復了元氣，向我投射了一個那麼深含悲怨與痛苦的顧盼時，我就完全被牠所征服，仍是宗教戰勝了。我的姐姐利用了我心靈的軟弱，

她毅然地抬高了她的頭部。她的美好華麗的頭髮在那聖剪之下四面紛落；她那世俗的美服，換成了長大的法衣，但是絲毫也沒損去她那美的魅力；她額部所呈的哀愁已被隱於麻布的細帶之下；還有那童貞與宗教二重象徵的玄妙面紗，蒙蔽了她那雅淨了的光頭。唉！她是從沒有現着比那樣更美的；這懺悔女人的眼伏觸於塵土之上，她的靈魂已昇於高天之中。

雖到此時，但亞美麗還沒宣誓。爲與浮世絕緣，她不能不先從墳墓經過。我的姐姐已臥於大理石上，在她上面有一個覆柩的羅紗帷幔掛着，有四根火炬指出牠的四隅。神父頸上掛着聖帶，手中拿着聖書，開始朗讀死者葬禮的誦經，年輕的女童貞們與他應和。啊！宗教的歡樂，你是如何的偉大呀，但是你又是如何的可怖呀！我是被強逼着跪於這墳墓附近

的，突然之間，一種幽微的獨語聲從墳墓的帷幔下發出；我彎下了腰，這可懼的話語（只我一人在聽）就撞進了我的耳鼓：

『慈悲的上帝！求你使我永不從這棺中再起來了，求你降福於我的弟，牠對於我這情熱的深罪還一點也不知道的。』

我一聽了這從棺中流洩出的言語，我就開始明悟了那可怕的祕密；我的理性混亂了；我將身子倒在那死者的帷幔上，我將我的姐姐抱在我的腕內；我狂呼着：

『基督的貞潔的新娘，請通過這死的冰冷與那已將妳從妳的弟分離了的永遠的幽玄，來接受我的最後的擁抱罷！』

我的這種激烈的舉動，我的呼聲，我的熱淚擾亂了這個儀式；神父停止了讀經，女尼都退往格子

中隱蔽起來，觀衆也都擁到了神壇前；我在暈絕之中已被人招往外面去了。唉！那使我蘇醒轉來的人，我是幾樣抱怨他們！再睜開眼來，我才得知犧牲的儀式已經完了，我的姐姐已患了很激烈的熱病。她又傳言出來，懇求我此後再不要要求面會了。哦！我這悲慘的生命！一個姐姐是懼於與她的弟講話，一個弟弟是懼於聆他的姐之聲！我離開了這爲我們預備着永生的火焰，這除了希望之外，一切都失掉了的地獄般的罪障場似的修道院。

一個人對於他自身的不幸，還可以在他的心底尋出抵抗之力；但當其他的一個人的不幸的意識不到的原因當前時，這實在完全支耐不住。我既十分明悟了我姐姐的悲愁以及她的一切不幸，在我心中，我就考慮想像她的那些不得不苦惱之處。因此同時也解明了，許多我從前不能了解懂透的事：在我要



去旅行，特與亞美麗告別時，她那時所表現的一種悲喜的混雜情態，在我歸來時的她所取的那種細心過慮的迴避我，但是在這長的時期中，她都是爲她的心情的薄弱所阻，而不能遞入一個修道院。無疑意的那不幸可憐的女子，定是期望能籍歲月之力，來談薄打消這種情熱的！她的離棄俗世的計劃，從寺尼的求得免許狀，她的將所領轉讓給我，以及她那爲使我迷離墜計，特在外觀上作的一種祕密書信的往還。

哦！我的朋友們！我一直到這個時候，才知道那一點也不是幻想，那真爲不幸而落淚是怎樣的一回事了！我的浮流這久，無定向無目的的情熱，現在就在亂般地投向了我最初的獲物。在我重大的痛苦之中，我竟感出了一種意外的滿足，我試着了苦痛並不是像快樂立即就完了的那一種感情，因

此我覺着有一種隱秘的欣喜之念。

我打算不待全能者之招令，就離開這個世間；這是一件大罪惡：上帝已差使了亞美麗來救我，同時也以她來刑罰我。因此一切有罪的思想，一切不可容赦的行為，都隨着她而起心的混亂與不幸。亞美麗切求了我不可自殺的，我也應當不再增加她的不幸。真是怪異的事，在我已真成爲不幸之後，我一點也不渴望死了。我的苦痛已成爲了一種事業，牠佔駐了我一切的時間。唉！我的心豈不是生成就是偏於愁傷以及苦悶的嗎！

此時我又很急促地起了一個決意：我決定離開歐羅巴，而渡向亞美利加去。

正當此時，恰在 B……地的海港，有一預備向路易汎央 Louisine 航行的船隊；我與船上的一位船長定好了契約；我打算將此計劃告知亞美麗；我開

始忙於準備我的啓行。

我的姐姐已經接觸了死之諸門，但是已將童貞的第一枝棕相之葉賜給了她的上帝；是不願這麼迅速就將她招回上天的，她的地上的試驗還正長哩。

第二次臨於人生困難行程中的烈女，現在是置身於十字架之下，勇敢向前地與苦痛對敵。在戰鬥中，她所見的只是勝利；在過度的苦痛之中，她所見的是無限的光榮。

我將剩存於我手中的些些兒所領變賣了；也讓了一些與我的長兄。船的裝載貨物用了很長的時間；而又逢不着順風；因此我在港間留住了許久。每日清晨，我都去探聽亞美麗的動靜；我時常都能發現新的動機；以歎美她；以爲她落淚。

我無止息地總在那建於碧悔之旁的修道院的周圍徘徊。我常常看見，有一個女尼帶一種沈思的情

態，從那小格的的窗中，眺望這荒涼的景色。當她看見了那航行遠遠國土的船隻時，她就幻想這茫茫的大海洋的光景。許多次數，在明月的皎潔光中我又看見了，那同一的女尼，凭在那同一的窗欄上，在籍着月光注視那照明了的海；她又似乎是在傾聽，那凄然地破碎於寂寞砂濱之上的浪聲。

我覺得現在我仍能聽見，那夜中呼喚女尼去赴夜齋以及祈禱的鐘聲。當這鐘聲正在緩緩高鳴，那些女尼正在幽默無言地走向那全能者的神壇之前時，我就急急奔向那修道院：在那兒，我獨自一人立於牆壁之下，在一種神聖的恍惚中靜聽，那在神殿的弓形門下與海波之微音相融和的頌歌的最後之音。

我不能解透，為什麼這些事物本應與我以更深的痛苦的，但牠們卻正相反的；一點也不能與我以強烈的刺激。當我的熱淚洒於岩石之上，流於暴風

之中時，我並沒有很大的痛苦。就是我的哀愁，也因牠那怪異的性質，而含着有些慰藉。這實在是異常的事，而竟是一種不幸的事。我更因此想到，或者我的姐姐所感到的不幸，是比我這要淺些的。

在我快要出發之前，我收着了亞美麗給我的一封信，由她信中所說的看來，我所猜想她的，恰是對的。亞美麗很柔和地悲嘆哀憐我的苦痛，而同時也對我講明了歲月已漸減輕了她的。她信上寫着的是：

『我對於我的幸福，一點也不失望了。犧牲奉奉的事雖然是太激動了的，但在牠已經被行使完結了的現在，確能給與我一些平安。我的同伴們的心地的素直，期望的純潔，生活的有規律，一切都能使我的心，漸得安慰與快樂。當我聽着了暴風雨的怒號之音，以及那來在我窗下的海鳥拍打牠的羽翼

之聲的時候，我感覺我是非常幸福，我這一個天之可憐的處女，已尋着了一個躲避暴風雨的避難所。我覺聖山是正在此處，在這高聳的山巔，可以聽見地上的最後之擾攘，可以聽見天上的最初之諧音。是正在此處，宗教很甜蜜地誘引了一個易感的心靈。牠在她的狂亂的熱情之處，代替了一種愛情與童貞合而為一的貞潔燃燒之焰；牠淨化了她的嘆息；牠將她一時的情熱之火，變而為永久的信仰之焰；牠將牠的平和與清淨聖神地鎮靜溶合了一個求尋安息的心靈，與一個願意隱遁的生命之最後的煩惱與俗世之念。”

我不知道上天還會降些什麼與我，我也不知道是否我無論到何處，牠都會將苦痛之怒濤永伴着我。但是船隊出發的命令已經下了，其中也有幾隻船早已掛上了帆，直待日沒就一道出發。我準備着在陸

上過最後的一夜，好給亞美麗寫訣別之書。到了中夜，我正埋於書寫之中，信紙已被我的眼淚濕透了，但狂風之怒號已襲入了我的兩耳。我靜靜地聽；在那暴風之中，我分明了一種報警的大砲之聲和着那修道院中的死的告知的憂鐘之音。我立即跑向那完全荒涼，那除了海波之音，什麼也聽不着的海岸。我坐在一塊岩石上。一方那閃爍之海波遠遠地擴張着，一方那寺院的陰沉之牆已漠然地聳入了雲際。一點微弱的燈光從那小格子窗中吐射出來了。哦！我的亞美麗，那豈不是妳麼？那豈不是妳在俯跪於十字架的腳下，禱求這暴風之神容赦妳的不幸的弟麼？海波上的暴風，寺院中的寂靜，遠遠觸着了暗礁的人們；但立於這隱遁所的腳下，是什麼也沒來驚擾的。在一方是這寺院的望不斷的牆壁；船隻的戰搖的燈光；女尼房中靜止的燈台；海航者不定的

運命；女童貞只在一日之中就知道了她生涯的一切未來之日。在其他一方是，哦，亞美麗！是一個正與妳一樣像海濤怒嘯般的心靈！一個比海航者更可懼的破難船。這一切光景現在仍很深沉地刻印於我的記憶上。哦！現在爲我眼淚的證人的這新天的太陽；這反響爾勒之聲的亞美利加的回音！那可怖之夜的次日，是怎樣的一日喲！這一日是我凭於船的甲板之上，在永遠最後之一次眺望我的故國！我許久地呆望凝視着我祖國海岸之樹林的最後的動搖與那寺院的屋頂都漸漸沉沒消失於地平線下了。

當爾勒完結了他的講述，即從懷中取出了一張紙，他將牠遞給教父蘇埃之後，就投入斜克塔的腕內極力抑止他的嗚咽之聲。教父覺得這封信是不妨念出來的。

牠是從修道院的長尼寫來的。是她報告女尼亞



美麗臨終之情形的。亞美麗是由於她自己的熱心與博愛去看護她同伴中的幾個有傳染病的人，因而犧牲死去了。修道院中一切的人都覺得很悲哀，她們每個人看着亞美麗好像一個聖者一般。長尼又附註着說，她自己做了這三十年的尼長以來，她卻從不曾見過一個這樣柔和有恆的女尼，一個這樣安然離了俗世苦惱的女尼。

斜克塔將爾勒抱在他的腕內，這老年人哭了。

他對爾勒說道：

“我的孩子！我盼望阿不里教父是在此處就好了：他能從他的心中汲出一種我所解不透的平和，這平和能將一切煩亂都平靜下去，但牠又不是與這煩亂無關的。牠是正像一個暴風雨之夜的明月，行雲是一點不能妨止牠的行程，而牠是皎潔不變地在行雲之上緩緩向前。啊！但是對於我，一切都能擾

亂我，一切都能牽誘我！”

一直到此時，蘇埃教父仍沒發一言。他祇是帶着一種嚴肅的態度，靜聽爾勒的講述。但是在這頑固的外觀之下，他卻藏有一個慈愛溫情的胸懷。當他看着斜克塔已那般深被感動了，他也忍耐不住，立即破了他的沉默喊道：

“斜克塔！一句也不要與亞美麗之弟講了，所講述的一點也值不得你的這種哀憐同情。我所見的只是一個惑溺於空想，而又完全為空想所虜的青年。他逃避了社會的一切義務，為去委身於那無益的夢想。這並沒有什麼高出於人之外，只是自己的厭世的念罷了。一個人厭棄人類，厭棄生命，都祇是他自己的見解狹小的錯誤。若將眼光曠大一點再看，你必立即就明悟了那些你自己向自己申訴的苦悶煩擾，都祇是純粹的空想而已。當你再細思着了你自己

己的生涯中確是一件真的不幸也沒有的時候，這不得不汗顏的事是多麼羞恥呀！一切的純潔，一切的道德，一切的虔敬，一個聖者一切的勝利，這都難於改變你苦痛的一個思想。你的姐姐已經償了她的罪了；但是，若我應當在此地說出我的意見，嚴格公正地說來，我恐怕從那墓中所發出的告白，並不會照牠那樣子擾亂了你的心靈。你獨自一人在森林中究竟作些什麼，在那兒你消磨了你終日的時光，你放棄了你一切當為的事務？你必回覆我說：許多聖者豈不是將他們自己隱遁埋沒於荒野之中嗎。但是在於你幾乎沉溺迷失於燃燒你的情熱時，他們是流着淚地盡力來消滅他們的情熱。年輕的無知者！總祇以為一個人祇是供給滿足自己的嗎！孤獨若是不與上帝同在的單單的孤獨是險惡的：牠能倍增心靈的力量；而同時牠又減除消滅一切要做的事件。爲

什麼得着了這般的能力而不將牠供獻出來爲人類效力呢？若是將牠放置不用，第一就會起一種內心的痛苦，以後遲早上天也要給他一種可怖的懲罰。”

爲這篇話所驚恐了的爾勒，現在從斜克塔的懷中舉起了他那低垂的頭。那盲目的長老也微笑了，但是這沒帶有眼睛的表情，而祇現於嘴上的微笑卻含有一些神祕與非世間的。

“我的孩子”昔日亞達娜之戀人向着爾勒如此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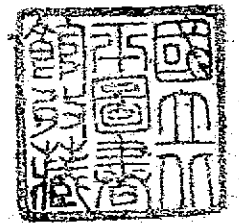
“他嚴格地向我們講；他矯正老人與青年，但他是對的。是的，你是應當拋棄這種不可思議的生活的，因爲牠祇能使你滿受苦惱。我的孩子！幸福是祇能在普通一般人的行道中才尋得着的。

昔日這墨斜斯北河還在牠的水源附近時，牠只不過是一條清純的小溪。但牠向山峰求雪，向急流

求水；向暴風求雨；牠突破了牠的河床，牠荒涼了牠的可愛的諸岸。這傲慢的小溪在最初很是誇耀牠的勢力，但是當牠看見了牠所流經之處都成了荒涼，牠自己祇很豪慢地在孤寂中流着，牠的河水也時常是污濁的；牠就悲嘆回戀牠昔日的那自然給牠掘發的低下河牀，那些在牠平和緩流中的謙遜的良伴們，飛鳥，香花，青樹，以及其他的溪流小川了”。

斜克塔說完了這一段話時，他們聽見了那隱於墨斜斯北河中之蘆葦間的紅鶴預報日中風暴將要來到的鳴聲。這三位朋友就取道歸回他們的小舍。爾勒走在祈禱神的傳教師與探路而行的盲目長老之間。人傳說：爾勒經這兩位長者的勸導，仍回到他的妻子那裏去了，但是尋不出幸福來。過了不久以後，他與斜克塔以及教父蘇埃都在路易汎央的野蠻人對法蘭西人與納其地人起的大屠殺中被慘殺了。在納

其地人，現在仍能指得出爾勒坐着眺望落日的那塊  
岩石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四版

(本書編號第19號)

贈送

性的故事



譯者 沈起予

出版發行 百新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全國書店均有經售



